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山西通志卷一百二十九 三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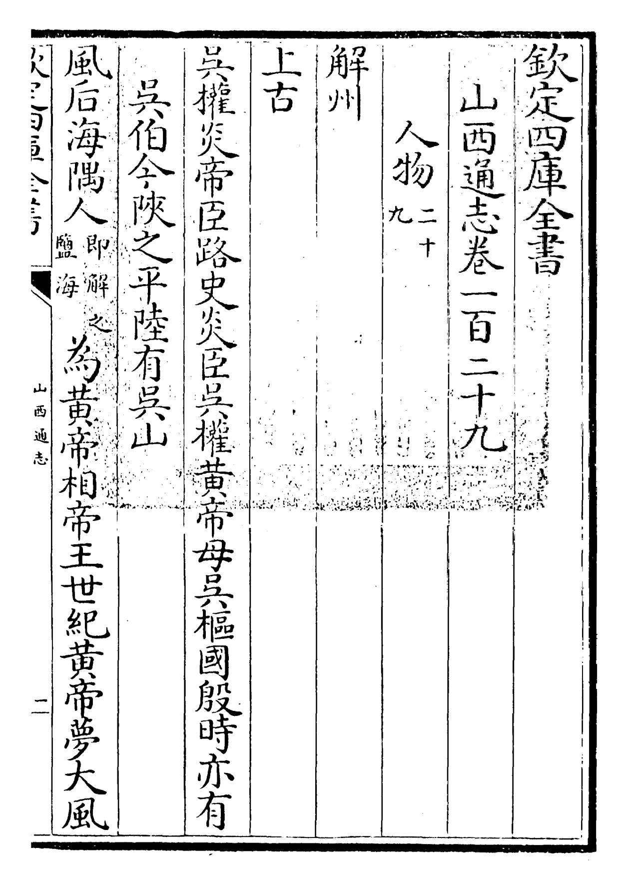
詳校官給事中臣王鍾健

檢討臣德生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中書臣吳俊

謄録監生臣羅翩遠



欽定四庫全書

山西通志卷一百二十九

人物二十九

解州

上古

吳權炎帝臣路史炎臣吳權黃帝母吳樞國殷時亦有吳伯今陜之平陸有吳山

風后海隅人即解之鹽海為黃帝相帝王世紀黃帝夢大風

吹天下之塵垢皆去又夢人執千鈞之弩驅羊萬羣帝寤而歎曰風為號令執政者也垢去土后在也天下豈有姓風名后者哉夫千鈞之弩異力者也驅羊數萬羣能牧民為善者也天下豈有姓力名牧者哉於是依二占而求之得風后於海隅登以為相得力牧於大澤進以為將黄帝因著占夢經十一卷春秋内事黄帝師於風后風后善於伏羲之道故演陰陽之事周公職録圖黄帝受命風后受圖割地始布九州

置十二圖通鑑外紀黃帝得六相而天下治神明至
風后明乎天道路史黃帝應代有風后為之相因八
卦說九宮以安營壘次定萬民之竁黃帝滅蚩尤嶽
猷多本於后大橈正甲子探五行之情而定之納音
風后釋之以致其用而三命行命豎亥通路正里候
風后方割萬里畫野分疆得小大之國萬區而神靈
之封隱焉陶潛羣輔録風后受金法宋均曰金法言
能決理是非也陶氏職官要録以風后配上臺天老

配中臺五聖配下臺謂之三公環濟要略風后為黃帝侍中羅苹云風后所釋如甲子乙丑伏墓金丙寅丁卯乘象火是也世亦有之命鈐叙謂黃帝使風后為之以序九宮之法藝文志風后兵法十三篇圖三卷孤虛二十卷力牧兵法十五篇蒲州志唐聖歷初置風陵關風陵在縣南風陵鄉以風后塚名

夏

伯封叔　昭明胥夏臣夏后禹命作衍歷歲紀甲寅鈐

孔子嘗觀夏道得其四時之書而歎美之

范承光　郭哀胥禹臣為禹御登覆鬴復岳下龍門遂周行天下東造絶迹西延積石南逾赤岸北過元谷而裴回乎昆侖焉

任奚仲夏車正也升物以時五材皆良乃創鉤車建綏旆夏后氏封之於薛鄭樵通志初黄帝作車少昊加牛奚仲加馬禹命為車正

任吉光奚仲子也佐治車正事

相土契後佐奚仲治車正事始為乘肇用六馬繇是登

降有截而遐荒胥懾厥績懋焉商頌歌之曰相土烈烈海外有截路史相土克成商業入為王官出長諸侯

泰嶽伯夷子伯夷封呂既卒泰嶽襲焉見路史羅苹注云泰嶽葢長伯夷之子世謂即伯夷始繆于伏氏按朝鮮記云伯夷生西嶽則泰嶽為伯夷之子明矣故子晉云共工從孫四嶽佐之

在子　業既子　𪑜季　甯然胥夏臣臯陶之佐也

東里槐路史夏后臣有東里槐

杜子臯　既子顆　誧湟　里沮胥夏大夫見路史

彌仁見啟傅也路史羿事夏王命射於方豕之皮徑南之的曰中之賞子萬金不中則削十邑羿援矢而蕩射之矢逸再之又不中焉王謂彌仁曰斯羿也發無不中而今也不中何以對曰若羿者喜懼之為災而萬金之為患也人能遺其喜懼之私若萬金之患則天下亡愧於羿矣王曰善吾乃今知亡欲之道矣

冥契之元孫實喜水功帝啟命為司空勤其官而水死

商人是郭

翁難乙夏帝啓臣墨子夏后開命大廉於昆吾作九鼎鼎成以祭昆吾之虚使翁難乙灼白君之龜其兆曰蓬蓬白雲一南一北一東一西九鼎成遷三國焉

彭伯壽夏臣竹書紀年帝啓十一年放季子武觀於西河十五年武觀以西河叛伯壽帥師征之武觀來歸

彭壽思夏仲康臣路史仲康肇位肘制於羿皇天哀禹錫以彭壽思以正夏

胤侯路史作徵侯夏臣仲康元嵗命掌六師時羲和湎淫廢時亂日二嵗胤征之路史命徵侯大司馬統六師于時羲和湎淫顛覆厥德遐棄所司王命嗣侯征之舊志解州人

伯靡夏臣也寒浞弑帝相后緡生少康奔有虞靡奔鬲帥二斟之燼討浞誅之迎少康歸夏邑即位復禹舊績夏道中興　魏禧曰魏絳述窮羿夏少康之興敗云夏故臣靡事羿寒浞滅羿靡奔有鬲氏以與少康

按羿逐帝相二十八年而浞殺羿浞簒四十年少康復辟靡當相逐時為夏臣非穉幼可知身歷羿浞嵒七十年然則祀夏配天之日靡當年百歲胡雙峯曰後世言中興者為始少康少康中興之賢君靡其中興之賢臣乎

斟灌　斟鄩夏同姓諸侯仲康都陽夏相都商丘胥依之有過澆乃殺斟灌以代斟鄩焉

虞思一云姚思虞君商均之後澆使椒求少康奔有虞

為之庖正虞思妻之二姚而邑諸綸綸今榮河縣

曲列　龍留　季杼胥帝少康子帝杼弟也以賢著季杼誘豷杼遂滅之于戈帝杼封仲曲列于繒繒傳至周為莒所并

女艾夏臣帝少康嘗使諜豷焉

元哲彭祖孫夏中興封之於韋是為豕韋迭為夏伯

昆吾顓帝之後夏季為夏伯路史陸終子樊為巳姓封昆吾昆吾為夏伯主

無餘夏后帝少康庶子封於會稽以奉守禹祀文身斷

髮披草萊而邑焉吳越春秋禹周行天下還歸大越

登茅山以朝四方羣臣封有功爵有德崩而葬焉至

少康恐禹迹宗廟祭祀之絶乃封其庶子於越號曰

無餘

終古夏太史令夏王鑿池為夜宫男女雜處三旬不朝

終古執圖法泣諫不聽遂奔商

費昌大費元孫也夏季去夏歸商為湯御以敗夏於鳴

條

關龍逢夏臣通志于辛陵轢諸侯左師曹觸龍讒忠良

關龍逢引黃圖以諫立而不去履癸曰子又妖言矣

於是焚黃圖殺龍逢大紀龍逢進諫曰人君謙恭敬

信節用愛人故天下安而社稷宗廟固盍少悛乎不

聽安邑東北二里有龍逢墓明呂柟有碑記路史關龍逢夏

之大夫也其當時之死君臣之間必有曲折第後世

不得而聞之爾而為說者必從而溢之其可信邪竊

嘗求之逢之入諫也豈為溢惡之言哉上下之交亦

有間言者矣其在竹書始以為諫瑤臺新序則以為

諫酒池然其為諫一也及其死也韓子以為傷其四肢而劉向則以為拘之其事為疑然至符子則後以為就炮烙孰為信邪夫其説曰桀觀炮烙於瑶臺顧龍逄曰樂乎龍逄曰樂桀曰觀刑而樂何無惻隱乎對曰刑固苦矣然天下苦之而君樂之君心也臣為股肱孰有心悦而股肱不悦者桀曰聽汝之諫得我功之不得我刑之逄曰觀君之冠危石而履春氷也未有冠危石而不墜履春氷而不陷者桀曰汝知我亡而不自知其亡請就炮烙使吾觀汝亡以知我之不亡逄乃歌曰休哉造化者勞我以生而休我以炮烙也遂赴炮烙逮汲冡張華書則更以為諫長夜之官而薦之以必亡之語桀曰吾之有民猶天之有日也日亡吾乃亡矣以為妖言遂殺之夫危石春氷言之不倫顧豈逄之語而炮烙之事攷之書則紂之刑不聞其為桀也大抵書傳所記多出模倣

直柄伯舜後路史夏之世有直柄伯直柄伯戲中衰成湯寘之於遂直伯之後有直氏世本陳遂後舜袁良碑直柄中衰湯封遂於陳以後舜

殷

傅說武丁夢得聖人其名曰說以夢所見視羣臣百吏皆非也迺使百工營求之野得說於傅險中是時說為胥靡築於傅險見於武丁武丁曰是也得而與之語果聖人舉以為相殷國大治故遂以傅險姓之號

曰傅說史述其辭作說命三篇今平陸縣有傅巖暨說祠墓縣志說舊商賢里人

巫咸殷太戊時伊陟贊言于巫咸巫咸治王家有成作咸乂時殷復興諸侯歸之舊志夏縣人其所居里舊號巫咸里後更為商相坊今名南商坊

巫賢咸之子史記祖乙立殷復興巫賢任職胡氏大紀王之世遷都於耿為水所圮王懼以巫咸之子賢為相諸侯賓服天下大和

吳伯路史殷末有吳伯吳今之平陸

周

虞仲太王子仲雍後武王克商求太伯仲雍之後得周章已為吳君别封其弟虞仲於周之北故夏墟在河東太陽縣今夏縣有太陽故關即平陸縣東北六十里虞城後虞仲國於吳其支庶封於此故亦謂之西吳傳十二世為虞公晉獻公滅之

芮伯周同姓武王時巢伯來朝芮伯作旅巢命

芮伯成王時為司徒與六卿同受顧命

芮伯字良夫厲王時為卿士王說榮夷公良夫諫曰榮公好專利而不知大難夫利百物之所生也而或專之其害多矣天地百物皆將取焉胡可專也所怒甚多而不備大難榮公若用周必敗不聽卒以榮公為卿士諸侯不享良夫復作桑柔之詩以諷諫

芮伯桓王十六年曲沃稱滅翼王命虢仲立晉侯緡明年秋使仲同芮伯暨梁伯荀侯賈伯伐曲沃

虞惠為周陶正以官為氏

畢萬畢公高之後惠王十六年為獻公戎右以滅耿滅霍滅魏公賜萬魏以為大夫卜偃曰畢萬之後必大萬盈數也魏大名也以是始賞天啟之矣天子曰兆民諸侯曰萬民今名之大以從盈數其必有衆初萬筮仕於晉遇屯之比辛廖占之曰吉屯固比入吉孰大焉其必蕃昌震為土車從馬足居之兄長之母覆之衆歸之六體不易合而能固安而能殺公侯之卦

也公侯之子孫必復其始

知首林父弟分稱知氏景公時為下軍大夫邲之敗楚囚其子罃首以其族反之厨武子御每射抽矢菆納諸厨子之房厨子怒曰非子之求而蒲之愛乎首曰不以人子吾子其可得乎射連尹襄老獲之並禽公子穀臣還後佐中軍歸穀臣與襄老尸以求罃楚人禮而歸之謚曰莊

知罃邲之戰為楚所獲及將歸楚王送之以德怨問罃

何以報巳對曰臣不任受怨君亦不任受德無怨無德不知所報王固問之對曰以君之靈纍臣得歸骨於晉寡君之以爲戮死且不朽若從君之惠而免之以賜君之外臣首首其請於寡君而以戮於宗亦死且不朽若不獲命而使嗣宗職次及於事而帥偏師以修封疆雖遇執事其弗敢違其竭力致死無有二心以盡臣禮所以報也王曰晉未可與爭重爲之禮而歸之簡王七年佐下軍從欒書等敗秦師於麻隧

十四年迎立悼公明年冬罃會諸侯之大夫于戚以謀鄭遂城虎牢鄭人乃成靈王二年相公盟諸侯於長樗八年代韓厥將中軍帥諸侯之師伐鄭鄭人恐乃行成中行獻子曰遂圍之以待楚人之救也而與之戰不然無成罃曰許之盟而還師以敝楚人吾三分四軍與諸侯之鋭以逆來者於我未病楚不能矣猶愈於戰暴骨以逞不可以爭大勞未艾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制也諸侯皆不欲戰乃許鄭成十

一月巳亥同盟於戲九年夏四月與士匄荀偃伐偪陽滅之六月伐秦秋七月復合諸侯之師伐鄭城虎牢而戍之十年夏會諸侯圍鄭鄭人懼乃行成秋七月同盟於亳罃相悼公凡十二年德修政施晉以復霸卒謚武子

知盈字夙罃次子平公時為下卿靈王二十六年從趙武盟諸侯之大夫於蒙門景王元年合諸侯之大夫城杞十二年使如齊逆女還卒於戲陽謚曰悼

知躒荀盈子平公末代父佐下軍頃公時與籍談帥師
定王子朝之亂納王於王城敬王四年復與趙鞅帥
師納王逐王子朝邯鄲之亂與韓氏魏氏逐荀寅士
吉射奔朝歌卒謚文子甲嗣甲卒謚曰宣子瑤嗣元
王五年夏六月瑤伐齊高無丕帥師禦之瑤視齊師
馬駭遂驅之曰齊人知余旗謂余畏而反也及壘而
還將戰長武子請卜瑤曰公告於天子而卜之以守
龜於宗祧吉矣吾又何卜焉且齊人取我英丘公命

瑤非敢耀武也治英丘也以辭伐罪足矣何必卜壬辰戰于犂丘齊師敗績瑤親禽顔庚定王元年夏瑤帥師伐鄭次于桐丘陳成子救鄭及留舒瑤聞之乃還使謂成子曰大夫陳之自出陳之不祀鄭之罪也故寡君使瑤察陳衷焉謂大夫其恤陳乎若利本之顛瑤何有焉成子怒曰多陵人者皆不在知伯其能久乎十八年復帥師圍鄭未至鄭駟弘曰知伯愎而好勝早下之則可行也乃先保南里以待之知伯入

南里門于桔柣之門鄭人俘酅魁壘賂之以知政閉其口而死將門知伯謂趙孟入之對曰主在此知伯曰惡而無勇何以為子對曰以能忍恥庶無害趙宗乎知伯不悛趙襄子由是惎知伯遂喪之知伯貪而愎故韓魏反而喪之史記出公十九年知伯與趙韓魏共分范中行地以為邑出公怒告齊魯欲以伐四卿四卿恐遂反攻出公出公奔齊道死知伯乃立昭公曽孫驕為晉君是為哀公知伯欲盡并晉當是時

晉國政皆決知伯晉哀公不得有所制知伯遂有范中行地最彊哀公四年趙襄子韓康子魏桓子共殺知伯盡并其地

畢陽晉人畢萬之後國語伯宗妻謂伯宗曰諸大夫莫子若也然而民不戴其上久矣盍亟索士庇州犂焉得畢陽及欒弗忌之難諸大夫害伯宗將謀而殺之畢陽送州犂于荆

百里奚虞大夫晉人假道於虞以伐虢宫之奇諫不聽

奚知虞公之不可諫遂去之秦巳復亡秦走宛楚鄙人執之秦繆公聞奚賢使人以五羖羊皮贖之時奚年巳七十餘繆公與語國事大說授之國政號曰五羖大夫奚相秦六七年東伐鄭三置晉國之君一救荆國之禍發教封内巴人致貢施德諸侯八戎來服由余聞之欵關請見奚相秦勞不坐乘暑不張葢行於國中不從車乘不操干戈功名藏於府庫德行施於後世及卒秦國男女流涕童子不歌謠舂者不相

杵

宫之竒虞大夫恵王十九年晋人以屈産之乗與垂棘之壁假道於虞以伐虢竒諌不聽晋人㑹虞師滅虢下陽二十一年晋復假道於虞以伐虢竒諌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從之晋不可啓寇不可翫一之為甚其可再乎諺所謂輔車相依唇亡齒寒者其虞虢之謂也公曰晋吾宗也豈害我哉對曰太伯虞仲太王之昭也太伯不從是以不嗣虢仲虢叔王季之穆

也為文王卿士勲在王室藏于盟府將虢是滅何愛於虞且虞能親於桓莊乎其愛之也桓莊之族何罪而以為戮不惟偪乎親以寵偪猶尚害之況以國乎公曰吾享祀豐潔神必據我對曰臣聞之鬼神非人實親惟德是依故周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又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又曰民不易物惟德繄物如是則非德民不和神不享矣神所馮依將在德矣若晉取虞而明德以薦馨香神其吐之乎弗聽許晉使奇

以其族行曰虞不臘矣在此行也晉不更舉矣冬十二月晉滅虢師還館于虞遂襲虞滅之執虞公國語伐虢之役師出於虞宫之奇諫而不聽出謂其子曰虞將亡矣唯忠信者能留外寇而不害除闇以應外謂之忠定身以行事謂之信今施其所惡於人闇不除矣以賄滅親身不定矣夫國非忠不立非信不固既不忠信而留外寇寇知其釁而歸圖焉已自拔其本矣何以能乆吾不去懼及焉以其孥適西山三月

虞乃亡縣志宫之竒平陸舊辛宫里人

知伯國晉大夫知氏之族晉伐鄭還三卿宴于藍臺知

襄子戲韓康子而侮段規伯國諫曰主不備難必至

矣知伯曰難將由我我不為難誰敢興之對曰郤趙

欒范中行之難皆主之所知也夏書曰一人三失怨

豈在明不見是圖周書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夫君

子能勤小物故無大患今主一宴而恥人之君相又

弗備曰不敢興難無乃不可乎弗聽自是五年乃有

晉陽之難

智過智伯之族智伯率韓魏圍趙晉陽趙使張孟談約二主反攻智伯智過見談及二主說智伯曰二主殆將有變必背君不如令殺之智伯不可過曰不殺則遂親之魏之謀臣趙葭韓之謀臣段規是皆能移其君之計君其與二君約破趙則封二子者各萬家之縣一如是則二主之心可不變而君得其欲矣智伯不從過出更其姓為輔氏遂去不見智氏滅唯輔氏

存焉戰國策鮑注智過一作智果按果過相去頗遠似非一人

知果晉大夫知氏之族也知宣子將以瑤為後知果曰不如宵也宣子曰宵也狠對曰宵之狠在面瑤之狠在心心狠敗國面狠不害瑤之賢於人者五而甚不仁以五賢陵人而以不仁行之其誰能待之若立瑤知宗必滅弗聽果別族于太史為輔氏及知氏之亡唯果在

士茁知伯家臣襄子為美室士茁夕焉知伯曰室美夫

對曰美則美矣抑臣亦有懼也志有之曰高山峻原不生草木松栢之地其土不肥今土木勝臣懼其不安人也室成三年而知氏亡

趙葭魏人魏桓子謀臣智伯得韓邑復請地於魏魏桓子欲弗與葭諫曰彼請地於韓韓與之請地於魏魏弗與則是魏内自強而外怒智伯也然則其錯兵於魏必矣不如與之桓子使人致邑於智伯後從伐趙與趙韓共謀滅智氏

任章魏桓子臣智伯索地於魏桓子弗予任章曰無故索地鄰國必恐重欲無猒天下必懼君予之地智伯必驕驕而輕敵鄰國懼而相親以相親之兵待輕敵之國智氏之命不長矣周書曰將欲敗之必姑輔之將欲取之必姑與之君不如與之以驕智伯君何不以天下圖智氏而獨以吾國為智氏質乎桓子曰善乃與之萬家之邑一智伯大說復索蔡皐狼於趙趙弗與因圍晉陽而亡

田子方魏文侯師文侯與子方飲酒而稱樂文侯曰鐘聲不比乎左高子方曰臣聞之君明則樂官不明則樂音今君審於聲臣恐聾於官也文侯曰善敬聞命

文侯子擊逢子方於朝引車避下謁子方不為禮擊問曰富貴者驕人乎貧賤者驕人乎子方曰亦貧賤者驕人耳夫諸侯而驕人則失其國大夫而驕人則失其家貧賤者行不合言不用則去之楚越若脫躧然奈何其同之哉擊不懌而去

狐卷子魏人文侯問曰父賢足恃乎對曰不足子賢足恃乎對曰不足兄賢足恃乎對曰不足弟賢足恃乎對曰不足臣賢足恃乎對曰不足文侯勃然作色而怒曰寡人問此五者於子一一以為不足者何也對曰父賢不過堯而丹朱放子賢不過舜而瞽瞍頑兄賢不過舜而象傲弟賢不過周公而管叔誅臣賢不過湯武而夏殷伐望人者不至恃人者不久公欲治從身始人何可恃乎

任座文侯臣文侯嘗問於羣臣曰我何如主皆曰仁君任座曰君得中山不以封君之弟而以封君之子何謂仁君文侯怒任座趨出旣問翟璜對曰仁君也文侯曰何以知之對曰君仁則臣直嚮者任座之言直是以知之文侯悦使翟璜召任座親下堂迎以為上客

解狐魏文侯問之曰寡人將立西河之守誰可用者解狐對曰荆伯柳者賢人殆可文侯將以荆伯柳為西

河守荆伯柳問左右誰言我於吾君左右皆曰解狐荆伯柳往見解狐而謝之曰子乃寛臣之過也言於君謹再拜謝解狐曰言子者公也怨子者吾私也公事以行怨子如故

魏成文侯弟食禄千鍾什九在外什一在内是以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三人文侯皆師之文侯問相于李克克對訖文侯曰先生就舍寡人之相定矣遂相成說苑魏御廩災文侯素服避正殿五日羣臣皆素

服而弔成獨不弔文侯復殿成趨而入賀曰善矣夫御廪之災也文侯作色不悅成曰臣聞之天子藏于四海之内諸侯藏于境内大夫藏于其家士庶人藏于篋櫝非其所藏者不有天災必有人患今幸無人患乃有天災不亦善乎文侯喟然歎曰善

蹇重魏文侯臣文侯觴大夫于曲陽飲酣喟然歎曰吾獨無豫讓以為臣蹇重舉酒進曰臣請浮君文侯曰何以對曰臣聞有道之君不知忠臣夫豫讓之君何

如哉文侯曰善受浮而飲之爵重不讓曰無管仲鮑叔以爲臣故有豫讓之功也

樂羊魏文侯將文侯命伐中山其子時在中山中山君烹之作羮致於樂羊樂羊食之三年拔中山返而論功文侯示之謗書一篋樂羊再拜稽首曰此非臣之功主君之力也於是封樂羊以靈壽

翟璜魏文侯臣文侯問相于李克曰今所置非成則璜二子何如李克對訖趨而出璜曰今者聞君召先生

卜相果誰為之克曰魏成子璜忿然作色曰臣何負於魏成子西河之守臣之所進也君内以鄴為憂臣進西門豹君謀欲伐中山臣進樂羊中山已拔無使守之臣進先生君之子無傅臣進屈侯鮒臣何負於魏成子克曰子言克於子之君者豈將比周以求大官哉且子安得與魏成子比魏成子東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此三人者君皆師之子所進五人者君皆臣之子惡得與魏成子比也璜逡巡再拜曰璜鄙

人也失對願卒為弟子

李克魏文侯臣樂羊拔中山無可使守者翟璜薦之後文侯謂克曰先生嘗教寡人家貧則思良妻國亂則思良相今所置非成則璜二子何如李克對曰臣聞之卑不謀尊疏不謀戚臣在闕門之外不敢當命文侯曰先生臨事勿讓李克曰君不察故也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為貧視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矣何待克哉文侯乃相魏成

母擇魏文侯舍人文侯使獻鵠于齊侯行道失之獻空籠見齊侯曰臣非無錢以買鵠也惡為君使而輕易其幣也非不能拔劍刎頭為吾君貴鵠而賤士也非不敢走陳蔡之間也惡絶兩君之使也故來獻空籠唯主君斧鑕之誅齊侯大悅曰寡人今者得茲言三賢于鵠遠矣願獻地百里以為湯沐邑母擇對曰惡有為其君使而輕易其幣而利諸侯之地乎遂出不反說苑

西門豹魏文侯臣為鄴令來辭文侯曰鄉邑老者先坐
問之士子入問其賢良之士而師事之求其好掩人
之美揚人之醜者而參驗之夫幽莠之幼也似禾驪
牛之黄也似虎白骨疑象碔砆類玉此皆似而非者
也及豹到鄴問民所疾苦長老曰苦為河伯娶婦以
故貧俗語即不娶婦水來漂没溺其人民豹曰至為
河伯娶婦時幸來告語吾亦往送女皆曰諾至其時
豹往會河上三老官屬豪長者里父老皆會人民往

觀者二三千人豹曰呼河伯婦來視其好醜即將女出帷中來至前豹曰是女子不好煩大巫嫗為入報河伯得更求好女後日送之即使吏卒共抱大巫嫗投之河中又投三弟子豹曰巫嫗弟子是女子也不能白事煩三老為入白之復投三老河中欲復使廷掾與豪長者一人入趣之皆叩頭血流地乃罷鄴吏民大驚恐從是不敢復言為河伯娶婦西門豹即發民鑿十二渠引河水灌民田民治渠少煩苦豹曰可

與樂成不可與慮始今父老子弟雖患苦我然百歲後期令思我言至今皆得水利民人給足漢時長吏以為十二渠橋絕馳道欲合三渠為一橋鄴民人父老不肯聽以為西門君所為不可更也長吏終聽置之傳曰子產治鄭民不能欺子賤治單父民不忍欺西門豹治鄴民不敢欺

覵斯贊魏臣樂羊為魏將而攻中山中山之君烹其子遺之羹樂羊啜之文侯謂贊曰樂羊以我之故食其

子之肉贊對曰其子之肉尚食之其誰不食樂羊既
拔中山文侯賞其功而疑其心
李悝魏人文侯時為相盡地力之教富國強兵以地方
百里提封九萬頃除山澤邑居三分去一為田六百
萬畝治田勤謹則畝益三升不勤則損亦如之地方
百里之增輒為粟百八十萬石著李子三十二篇
師經以鼓琹事魏文侯文侯曰使我言而無見違師經
援琹撞文侯中旒潰之左右提師經下堂一等師經

曰昔堯舜之為君也唯恐言而人不違桀紂之為君也唯恐言而人違之臣撞桀紂非撞吾君也文侯曰釋之是寡人之過也懸琴于城門以為寡人符不補旒以為寡人戒

趙倉唐魏文侯太子擊舍人也文侯封擊於中山三年使不往來倉唐進曰為人子三年不聞父問不可謂孝為人父三年不問子不可謂慈臣願奉使侯何嗜好太子曰侯嗜晨鳬好北犬于是遣倉唐緤北犬奉

晨凫往獻上謁曰孽子擊之使者不敢當大夫之朝請以燕閒奉晨凫敬獻庖厨緤北犬敬上涓人文侯悦曰擊愛我知吾所嗜好召倉唐而見之曰擊無恙乎倉唐曰唯唯如是者三乃曰君出太子而封之國君名之非禮也文侯怵然變容曰子之君無恙乎倉唐曰臣來時拜送書于庭文侯顧指左右曰子之君長孰與是倉唐曰禮擬人必于其倫諸侯無偶無所擬之曰長大孰與寡人倉唐曰君賜之外府之裘則

能勝之賜之斥帶則不更其造文侯曰子之君何業
倉唐曰業詩文侯曰于詩何好倉唐曰好晨風黍離
文侯自讀晨風曰子之君以我忘之乎倉唐曰不敢
時思耳文侯復讀黍離曰子之君怨乎倉唐曰不敢
時思耳文侯遣倉唐賜太子衣一襲勅以雞鳴時至
太子起拜受賜發篋視衣盡顛倒太子曰趣早駕君
侯召擊也遂西至謁文侯大喜乃出少子摯封中山
而復太子擊說苑欲知其子視其友欲知其君視其

所使趙倉唐一使而文侯為慈父而擊為孝子

王鍾魏武侯臣武侯與諸大夫浮于西河曰河山之險

不亦信固哉鍾侍坐曰此晉國之所以強也若善修

之則霸王之業具矣

公叔座仕魏為惠王將與韓趙戰澮北禽樂祚魏王說

郊迎以賞田百萬禄之公叔座反走再拜辭曰夫使

士卒不崩直而不倚撓而不避者吳起餘教也前

脉地形之險阻決利害之備使三軍之士不迷惑者

巴寧爨襄之力也縣賞罰於前使民昭然信之者王之明法也見敵之可也鼓之不敢怠倦者臣也王特為臣之右手不倦賞臣可也臣何力之有乎王曰善於是索吳起之後賜田二十萬巴寧爨襄田各十萬且曰公叔豈非長者哉既為寡人勝強敵又不遺賢者之後不掩能士之迹公叔何可無益乎故又與田四十萬加之百萬之上使百四十萬及病惠王往問之曰公叔病即不可諱將奈社稷何座對曰座有御

庶子公孫鞅願王以國事聽之也若弗能聽勿使出境王弗應出而謂左右曰豈不悲哉以公孫之賢而謂寡人必以國事聽鞅不亦悖乎公叔座死公孫鞅聞之巳葬西之秦孝公受而用之秦果日以強魏日以削

巴寧　爨襄魏之能士也從公叔座與韓趙戰澮北禽樂祚公叔言於王曰前脉地形之險阻決利害之備使三軍之士不迷惑者巴寧爨襄之力也惠王賜之

田各十萬

惠施魏人齊魏戰於馬陵齊大勝魏殺魏太子申魏王名惠施而告之欲悉起兵攻齊惠施對曰不可臣聞之王者得度而霸者知計今王所以告臣者疏於度而遠於計王固先屬怨於趙而後與齊戰今戰不勝國無守戰之備王又欲悉起而攻齊此非臣之所謂也王欲報齊不如變服折節而朝齊楚王必怒王游人而合其鬬則楚必伐齊是王以楚毀齊也魏王曰

善乃使人報於齊願臣畜而朝田嬰許諾楚王怒自將而伐齊趙應之大敗齊侯於徐州

龎涓魏人為魏將軍惠王三十三年魏使涓將而令太子申為上將軍與齊人戰敗於馬陵齊虜太子申涓自刎

魏加趙人晉舊姓天下合從趙使加見楚春申君曰君有將乎曰有矣僕欲將臨武君加曰臣少之時好射臣願以射譬之異日者更羸與魏王處京臺之下仰

見飛鳥更羸謂魏王曰臣為君引弓虛發而下鳥有間鴈從東方來更羸以虛發而下之魏王曰射可至此乎更羸曰此孽也其飛徐而鳴悲飛徐者故瘡痛也鳴悲者久失羣也故瘡未息而驚心未去也聞弦者音烈而高飛故瘡隕也今臨武君嘗為秦孽不可為拒秦之將也

范雎字叔魏人事魏中大夫須賈從使於齊齊襄王聞雎辯口厚賜之賈大怒歸以告魏相魏齊笞擊雎折

脇摺齒雎佯死得脫更名姓曰張禄因王稽入秦上書求見說昭王以遠交近攻之策拜為客卿謀兵事未幾拜秦相封應侯昭王卒用其謀伐魏收韓破趙於長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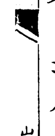
唐雎魏人魏安釐王十一年齊楚約攻魏魏使求救於秦不至時雎年九十餘矣請西說秦昭王曰大王已知魏之急而救不發者臣竊以為用策之臣無任矣夫魏一萬乘之國也然所以西面而事秦稱東藩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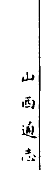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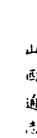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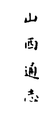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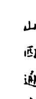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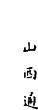
冠帶祠春秋者以秦之彊足以為與也今齊楚之兵已合於魏郊矣而秦救不發亦將賴其未急也使之大急彼且割地而約從王尚何救焉必待其急而救之是失一東藩之魏而彊二敵之齊楚則王何利焉於是秦昭王遽為發兵救魏魏氏復定

秦

解邑君都州之西北六十里有解梁故城乃秦非子六代支孫名陵秦穆公封為解邑君或云周僖王封始





姓裴見裴氏世傳

漢

周叔魏王豹將漢三年豹反漢漢以韓信為左丞相擊魏信問酈生魏得毋用周叔為大將乎曰栢直也信曰豎子耳遂進兵擊魏虜豹定河東

王卓字仲遼河東解人陽嘉三年以光禄勲代孔扶為司空

王隱侯失其名芮城人王莽遣蘇獻追光武至永昌社

王適耕田薮帝于溝中得免及即位詔拜以官而王已死乃贈隱侯敕葬起塚焉

關靖為降虜校尉公孫瓚長史建安三年袁紹復大攻瓚瓚遣子續請救于黒山諸帥而欲自將突騎直出傍西山以斷紹後靖諫曰今將軍將士莫不懐瓦解之心所以猶能相守者顧戀其老小而恃將軍為主故耳堅守曠日或可使紹自退若舍之而出後無鎮重易京之危可立待也瓚乃止紹漸相攻逼瓚衆日

戱乃却築三重營以自固四年瓚敗紹斬之靖見瓚敗嘆恨曰前若不止將軍自行未必不濟吾聞君子陷人於危必同其難豈可以獨生乎乃策馬赴紹軍而死

蜀漢

關侯字雲長本字長生河東解人好左氏春秋諷誦畧皆上口遊涿郡昭烈帝合徒衆偕張飛為之禦侮昭烈為平原相以為別部司馬與飛分統部曲三人寢

則同牀恩若兄弟而稠人廣坐侍立終日周旋不避艱險昭烈襲殺徐州刺史車冑使侯守下邳城行太守事建安五年昭烈奔袁紹魏武拜為偏將軍禮之甚厚紹遣將顔良攻東郡太守劉延於白馬魏武使為先鋒擊之侯望見良麾蓋策馬刺良於萬衆之中斬其首還紹諸將莫能當遂解白馬圍表封漢壽亭侯初魏武壯侯為人而察其心神無久留之意令張遼問之侯嘆曰吾極知曹公待我厚然吾受劉將軍

厚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吾終不留吾要當立效以報曹公乃去遼以侯言報魏武曰事君不忘其本天下義士也及侯殺顔良重加賞賜侯盡封其所賜拜書告辭而奔昭烈於袁軍左右欲追之曹公曰彼各為其主勿追也從昭烈就劉表表卒荆州陷昭烈自樊將南渡江别遣侯乘船數百艘會江陵魏武追至當陽長阪昭烈斜趣漢津適與侯船相值共至夏口魏武敗退昭烈收江南諸郡封拜元勲以為襄陽太

守盪寇將軍駐江北昭烈西定益州拜董督荊州事侯聞馬超來降書問諸葛亮亮荅曰孟起當與翼德竝驅爭先未及髯之絶倫逸羣也羽美鬚髯故亮謂之髯侯省書大悅以示賓客侯嘗流矢貫左臂後創雖愈陰雨骨嘗疼痛醫曰矢鏃有毒入骨當破臂刮骨毒乃除耳羽便伸臂令醫劈之時侯適請諸將飲食臂血流離盈盤器而侯割炙引酒言笑自若二十四年昭烈為漢中王拜前將軍假節鉞是歲侯率衆

攻曹仁於樊于禁助仁秋霖雨漢水溢禁所督七軍皆沒遂降又斬龐德梁郟陸渾羣盜或遥受印號侯威震華夏魏武議徙許都以避其鋭司馬懿蔣濟請遣人勸孫權躡其後從之先是權遣使為子索侯女侯辱駡其使不許婚侯圍樊權遣助又淹遲駡曰狢子敢爾如使樊城拔吾不能滅汝耶又南郡太守糜芳在江陵將軍傅士仁屯公安素皆嫌侯輕巳及供給軍資不悉相贍侯言還當治之權陰誘芳仁芳仁

使人迎權而魏武遣徐晃救曹仁引軍退還權已據江陵侯及子平胥遇害追謚曰忠義侯

關興字安國關公子少有令聞丞相諸葛亮深器異之弱冠為侍中中監軍數歲卒子統嗣尚公主至虎賁中郎將卒無子以興庶子彝續封

周蒼平陸人有武勇板肋虬髯儀容甚偉初為張寶將自恨事非其主比遇關公于卧牛山翻然曰匹夫失所依今遇將軍如披雲霧而見青天願步隨雖千里

不辭也遂相從當樊城之役漢水暴溢魏將龎德乘小舟欲還營蒼深知水性驅大筏而來衝翻小舟生擒德上筏其驍健如此後守麥城忠勇益厲比聞關公遇害遂死之

魏

衛凱字伯儒河東安邑人少夙成以才學稱辟司空掾屬除茂陵令尚書郎以治書侍御史使益州至長安不得進遂留鎮關中時四方大有還民關中諸將多

引為部曲凱書與荀彧曰關中膏腴之地頃遭荒亂人民流入荊州者十萬餘家聞本土安寧皆企望思歸而歸者無以自業諸將各競招懷以為部曲郡縣貧弱不能與爭兵家遂彊一旦變動必有後憂夫鹽國之大寶也自亂來放散宜如舊置使者監賣以其直益市犂牛若有歸民以供給之勤耕積粟以豐殖關中遠民聞之必日夜競還又使司隸校尉留治關中以為之主則諸將日削官民日盛此彊本弱敵之

利也或以白魏武從之始遣謁者僕射監鹽官司隸校尉治弘農關中服從乃召凱還稍遷尚書時臺閣舊時散亂凱以古義多所正定司隸校尉鍾繇求以三千兵入關外託討張魯内脅取諸將質任曰西方諸將皆豎夫崛起無雄天下意茍安樂目前而已今國家厚加爵號得其所志非有大故不憂為變也宜為後圖若以兵入關中當討張魯魯在深山道徑不通彼必疑之一相驚動地險衆彊殆難為慮魏武初

善之竟從繇議進兵關右大擾魏武親往僅平之深悔不從凱議由是益重凱魏國建拜侍中與王粲並典制度文帝即王位徙尚書尋為漢侍郎撰文誥魏初復為尚書封陽吉亭侯明帝初進閿鄉侯三百户凱奏曰九章之律自古所傳斷定刑罪其意微妙百里長吏皆宜知律刑法者國家之所貴重而私議之所輕賤獄吏者百姓之所懸命而選用者之所卑下王政之獘未必不由此也請置律博士轉相教授事

遂施行時百姓凋匱而役務方殷凱上疏曰今議者言征伐則比吳蜀於貍鼠臣以為不然昔漢文之時賈誼累息以為至危况今海内分而為三羣士陳力各為其主其來降者未肯言舍邪就正咸稱迫於困急是與六國分治無異也當今千里無煙遺民困苦若不善留意將遂凋弊不可復振武皇帝時後宫食不過一肉衣不用錦繡茵褥不緣飾器物無丹漆用能平定天下遺福子孫今宜計校府庫量入為出深

思句踐滋民之術猶恐不及而尚方所造金銀之物漸更增廣工役不輟侈靡日崇帑藏日竭昔漢武有求於雲表之露而猶尚見非今無求於露而空設露盤不益於好而糜費功夫誠皆聖慮所宜裁制也其獻忠言率如此受詔典著作又爲魏官儀凡撰述數十篇好古文鳥篆隸草無所不善卒謚曰敬子瓘嗣

晉

衛瓘字伯玉河東安邑人魏尚書凱子年十歲喪父至

孝過人性貞靜有名理學問深博明習文藝襲爵關鄉侯弱冠為尚書郎請從通事郎轉中書郎優游其間無所親疎甚為傅嘏所重謂之甯武子在位十年以任職稱累遷散騎常侍陳留王初拜侍中持節慰勞河北增邑戸轉廷尉卿瓘明法理每至聽訟小大以情伐蜀以本官持節監鄧艾鍾會軍事行鎮西軍司給兵千人蜀平艾承制封拜奏狀詔檻車徵艾夜至成都檄艾所統諸將稱詔收艾其餘一無所問比

至雞鳴悉來赴瓘平旦乘使者車徑入成都殿前艾卧未起父子俱被執艾諸將趣瓘營瓘輕出迎之偽作表章將申明艾事諸將信之俄而會至執胡烈等留瓘謀議瓘如厠見胡烈故給使使宣語三軍會使瓘慰勞諸軍瓘心欲去且堅其意曰卿三軍主宜自行會曰卿監司且先行瓘便下殿會悔使呼瓘瓘辭眩疾動詐仆地至外廨服鹽湯大吐會遣所親人及醫來視信之會由是無所憚及暮瓘作檄文告諸軍

曰共攻會殺之璀部分諸將羣情肅然鄧艾將士復
追破檻車出艾璀遣護軍田續至綿竹夜襲殺艾父
子於三造亭朝議封璀固讓不受除使持節都督關
中諸軍事鎮西將軍尋遷都督徐州諸軍事鎮東將
軍增封菑陽侯以餘爵封弟實開陽亭侯泰始初轉
征東將軍進爵公都督青州諸軍事青州刺史加征
東大將軍青州牧所在皆有政績除征北大將軍都
督幽州諸軍事幽州刺史護烏桓校尉至鎮表立平

州後兼督之離間務桓力微遂致嫌隙務桓降力微

以憂死朝廷嘉其功賜一子密事侯而瓘六男無爵

初欲封弟會卒遠近稱之咸寧初徵拜尚書令加侍

中性嚴整以法御下視尚書若參佐尚書郎若掾屬

太康初遷司空侍中令如故為政清簡甚得朝野聲

譽勅子宣尚繁昌公主抗表固辭不許又領太子少

傅加千兵百騎鼓吹之府瓘以魏立九品是權時之

制非經通之道宜復古鄉舉里選請擬古制以上斷

定自公卿下皆以所居為正盡除中正九品使舉善進才各由鄉論上善之而卒不能改惠帝為太子朝臣咸謂鈍質不能親政事瓘每欲陳啟而未敢發後會宴陵雲臺瓘託醉因跪上牀前曰臣欲有所啟上曰公所言何耶瓘欲言而止者三因以手撫牀曰此座可惜上意乃悟因謬曰公真大醉耶賈氏由是怨瓘楊駿素與瓘不平與黄門等毀宣奪公主瓘遜位詔進位太保以公就第給親兵百人置長史司馬從

事中郎掾屬及大車官騎麾葢鼓吹諸威儀一如舊典給廚田十頃園五十畝錢百萬絹五百匹并牀帳簟褥惠帝初復瓘千兵及楊駿誅以瓘録尚書事加緑綟綬劒履上殿入朝不趨給騎司馬與汝南王亮共輔朝政亮奏遣諸王還藩瓘贊其事楚王瑋由是憾焉賈氏聞瓘與瑋有隙作手詔使瑋免瓘等官瑋夜使清河王遐收瓘瓘故帳下督榮晦隨兵遂與子恒嶽裔及孫等九人同被害年七十二恒二子璪玠

時就醫得免太保主簿劉繇等冒難收葬之瑋誅繇等執黃旛撾登聞鼓請族誅晦詔從之追璪伐蜀勲封蘭陵郡公增邑三千戶謚曰成贈假黃鉞

衛璪字仲寶恒子襲瓘爵後東海王越以蘭陵益其國改封江夏郡公邑八千五百戶懷帝初為散騎侍郎永嘉五年没於漢元帝以瓘元孫崇嗣

衛展字道舒安邑人歷尚書郎南陽太守永嘉中為江州刺史累遷晉王大理詔有考子證父或鞭父母問

子所在展以為恐傷正教並奏除之元帝初為廷尉上疏宜復肉刑卒贈光禄大夫

宋

柳元景字孝仁河東解人髙祖純位平陽太守不拜曽祖卓僑襄陽官至汝南太守祖恬西河太守父憑馮翊太守元景少便弓馬數隨父伐蠻以勇稱寡言語有器質荆州刺史謝晦雍州刺史劉道産皆重之江夏王義恭鎮荆州復來召道産曰久規相屈今貴王

有召難輒相留乖意以為惆悵服闋累遷義恭城局參軍文帝見又知之孝武西鎮襄陽義恭薦元景以為武威將軍隨郡太守廣設方略斬獲羣蠻數百郡境肅然隨王誕鎮襄陽徙後軍中兵參軍元嘉二十七年八月北侵加建威將軍總統軍師後軍外兵參軍龎季明自貲谷入盧氏元景率軍繼進以軍食不足難曠日相持乃束馬懸車引軍上百丈崖出温谷以入盧氏度熊耳山十一月至弘農營於關方口授

弘農大守令衆軍竝造陜下列營以逼之魏兵大合乃卷甲兼行一宿而至自詰旦戰至日昃魏軍大潰面縛者二千餘人悉釋遣之時王元謨等敗退上以元景不宜獨進令班師諸軍竝有功而入誕登城望之以鞍下馬迎元景魯爽向虎牢復使北出爽退乃還元景再出北侵威信著於境外孝武入討元凶以為諮議參軍配萬人為前鋒宗慤薛安都等十三軍皆隸焉至蕪湖倍道兼行至新亭依山建壘柵東西

據險令軍中曰鼓繁氣易衰叫數力易竭但各銜枚疾戰一聽吾營鼓音及察賊衰竭乃命開壘鼓譟以奔之賊衆大潰劭更率餘衆自來攻壘復大破之劭僅以身免上至新亭以元景為侍中領左衛將軍尋轉寧蠻校尉雍州刺史監雍梁南北秦四州荆之竟陵隨二郡諸軍事初臧質潛報元景使率所領西還元景即以質書呈孝武語其使曰臧冠軍當是未知義舉耳至是質慮為荆州後患稱爪牙不宜遠出更

以元景為領軍將軍加散騎常侍封曲江縣公孝建元年正月左衛將軍王元謨討魯爽加元景撫軍將軍假節置佐繼進復領南蠻校尉雍州刺史加都督出屯采石進至姑孰悉遣精兵助元謨以羸弱居守所遣軍多張旗幟梁山望之如數萬人皆謂都下兵悉至由是剋捷臧質魯爽竝平加開府儀同三司改封晉安郡公固讓開府復為領軍太子詹事加侍中三年為尚書令詹事侍中中正如故改封巴東郡公

又命左光禄大夫開府儀同三司侍中中正如故仍讓開府六年進位司空侍中中書令中正如故又固讓乃授侍中驃騎大將軍南兖州刺史留衛都下尋輔幼主遷尚書令領丹陽尹侍中將軍如故加開府儀同三司給班劒二十人固辭班劒元景起自戎行及當朝有弘雅之美不營產業南岸有數十畝菜園園人得賣菜錢三萬送還怒曰我立園種菜供家中啖耳乃復賣以取錢奪百姓利邪及宿衛兵出稱詔召

之元景整朝服乘車應召弟車騎司馬叔仁及左右壯士數千人欲拒命苦禁之下車受戮容色恬然長子慶宗先賜死次子嗣宗紹宗茂宗孝宗文宗仲宗成宗秀宗並遇禍元景六弟僧景僧珍叔宗叔政叔珍叔仁僧珍叔仁及子姪死者數十人元景少子承宗嗣宗子蓍並在孕獲全明帝初贈太尉給班劍三十人羽葆鼓吹一部謚曰忠烈公元景從父兄元怙嘗為軍副簡步騎二千以赴陝後同晉安王子勛事

歸降元景從祖弟光世仕魏河北太守封西陵男以
崔浩事南奔位右衛將軍順陽太守坐子欣慰賜死
柳世隆字彥緒河東解人元景弟子也父叔宗子雙䴢
位建威叅軍事早卒世隆幼自立雖世肖獨修布衣
業長好讀書音吐温潤元景愛賞之言於宋孝武得
召見上曰此兒將來復是三公一人為西陽王撫軍
法曹行叅軍出為武威將軍上庸太守上謂元景曰
卿昔以武威為隨郡今復授世隆使卿門世不乏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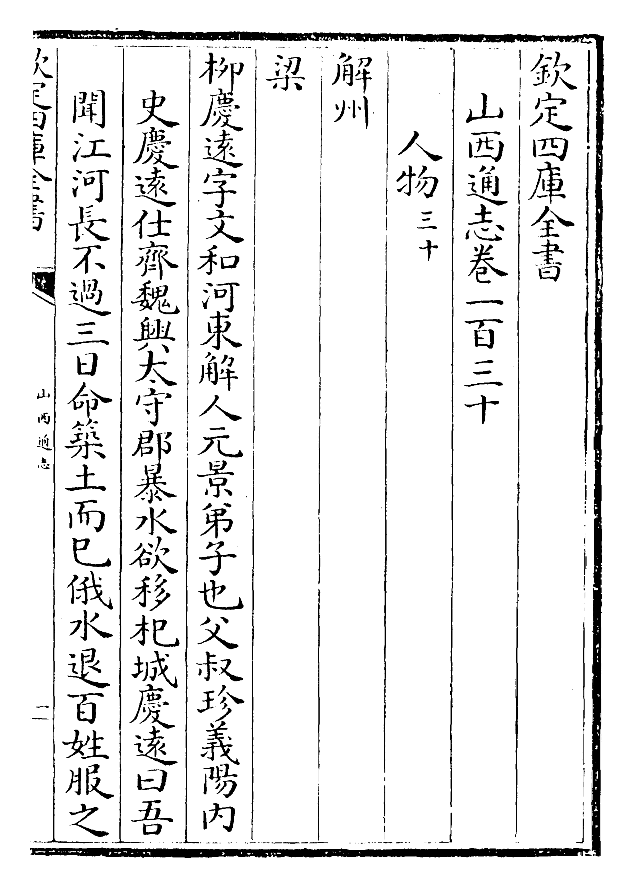
也元景被禍得免太始初起兵上庸以應明帝為孔道存所敗逃隱得免後為太子洗馬與張緒王延之沈琰為君子交累遷晉熙王安西司馬加寧朔將軍時齊武帝為長史與世隆甚懽武帝將下都高帝書曰汝既入朝當須文武兼資人委以後事世隆其人也武帝乃舉世隆自代轉武陵王前軍長史江夏內史行郢州事昇明元年冬沈攸之遣孫同劉攘兵王靈秀等分兵出夏口據魯山攸之住白螺洲以郢城

弱小不足攻將去世隆遣軍於西渚挑戰攸之果怒晝夜攻戰世隆隨宜拒應衆皆披却武帝遣八軍據西塞潛通郢城消息內外並喜郢城既不可攻而平西將軍黄回軍至西陽泝流進劉攘兵射書請降世隆開門納之攸之軍大散遣軍副劉僧粼緣道追之攸之已死徵為侍中仍遷尚書右僕射封貞陽縣侯出為吳郡太守居母憂寒不衣絮齋初起南豫州刺史加都督進爵公上手詔褚淵甚優美之淵曰世隆

在危盡忠居憂杖而後起立人之本二理同極加榮
增寵足以敦厲風俗建元二年授右僕射不拜起借
祕閣書給二千卷三年出為南兗州刺史加都督武
帝初加散騎常侍遷護軍世隆性情廉介盛事墳典
張緒問曰君當以清名遺子孫邪荅曰一身之外亦
復何須子孫不才將為爭府如其才也不如一經光
禄大夫韋祖征州里宿德世隆每為之拜人或勸祖
征止之荅曰司馬公為後生楷法吾豈能止之後授

尚書左僕射以本官總督伐蠻衆軍仍為湘州刺史加都督至鎮以方畧討平之復入為尚書左僕射不拜轉尚書令世隆少立功名晚專以談義自業不干世務垂簾鼓琴風韻清遠甚獲世譽以疾遜位拜左光禄大夫侍中永明九年卒給東園秘器贈司空班劒二十人謚曰忠武著龜經祕要二卷行于世長子悦字文殊少有清致位中書郎早卒謚曰恭

山西通志卷一百二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山西通志卷一百三十

人物三十

解州

梁

柳慶遠字文和河東解人元景弟子也父叔珍義陽內史慶遠仕齊魏興太守郡綦水欲移杞城慶遠曰吾聞江河長不過三日命築土而已俄水退百姓服之

後為襄陽令林惲薦之于梁武帝武帝曰文和吾已知之辟為别駕慶遠謂所親曰定霸者其吾君乎盡誠協贊及起兵常居帷幄為謀主從軍東下身先士卒武帝行營見慶遠頓舍嚴整每嘆曰人人若是吾又何憂建康平為侍中帶淮陵齊昌二郡太守城内嘗夜火武帝斂諸門鑰悉付慶遠其見任如此霸府建為從事中郎梁初封重安侯位散騎常侍改封雲杜出為雍州刺史加都督上餞於新亭曰卿衣錦還

鄉朕無西顧憂矣始武帝為雍州慶遠為别駕謂曰
昔羊公語劉弘卿後當居吾處今相觀亦復如是曽
未十年而慶遠督府談者以為逈於魏詠之累遷侍
中領軍將軍給扶出為雍州刺史慶遠重為本州厲
清節士庶懷之卒官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曰忠惠喪
還上親出臨之其寵眷如此
柳惔字文深世隆子好元言通老易梁武至姑孰候接
小郊與諸人同憩逆旅食俱去行里餘命左右燒逆

旅舍以絶後追當時服其善斷歷給事黄門侍郎與琅邪王峻齊名俱為中庶子時人號為方王後為鎮北始興王長史移鎮益州復請憕上曰柳憕風標才氣恐不能久為少主臣王堅請為鎮西長蜀郡太守涖政廉恪益部懷之

柳忱字文若世隆子年數歲父及母閻氏竝疾忱不解帶經年及居喪以毁聞仕齊西中郎主簿勸長史蕭穎胄同武帝為寧朔將軍累遷侍中郢州平穎胄議

遷都夏口忱以巴峽未賓不宜輕捨根本搖動人心俄而巴東兵至峽口遷都議乃息論者以為見機梁初封州陵伯歷五兵尚書祕書監散騎常侍改給事中光禄大夫卒謚穆忱與兄惔惲憕三兩年間四人迭為侍中復居方伯當世罕比子範嗣

柳津字元舉慶遠子性強直歷散騎常侍太子詹事襲雲杜侯太清三年卒

柳仲禮津子勇力兼人少有膽氣為簡文帝雍州長史

及簡文入都留仲禮襄陽馬仗軍人悉付之撫循故
舊甚得衆和起家著作佐郎遷電威將軍封陽泉縣
侯中大通中西魏將賀拔勝逼樊鄧出擊破之除黃
門郎遷司州刺史上使畫工圖之仲禮屢啟以精兵
三萬討侯景不許景濟江與諸藩赴援見推總督景
素聞其名甚憚之仲禮亦自謂當世英雄諸將莫已
若也韋粲見攻仲禮方食投箸被練馳之騎能屬者
七十比至粲已敗仲禮因與景戰於青塘大破之仲

禮䝿將及景而賊將支伯仁自後再斫仲禮中肩馬陷淖賊聚䝿刺之騎將郭山石救之以免自此壯氣外衰不復言戰及臺城陷開營降時援軍甚衆軍士咸欲盡力及聞降莫不歎憤論者以為梁禍始於朱异成于仲禮既而景遷仲禮西上至江陵湘東王以為雍州刺史襲襄陽孫暠執魏戍人以竟陵降仲禮置弩於安陸而以輕兵至漴頭將侵襄陽魏將楊忠援之仲禮戰漴頭大敗并弟子禮没於魏

柳敬禮津子少以勇烈聞而性麤暴襄陽有柳四郎歌
起家著作佐郎稍遷扶風太守率馬步三千援臺城
與侯景頻戰甚著威名及景令仲禮經略上流留敬
禮為質景餞仲禮於後渚敬禮謂仲禮曰景今來會
敬禮抱之兄便可殺雖死無恨仲禮壯其言許之及
酒數行敬禮目仲禮見備衛嚴不敢動遂不果會景
攻晉熙敬禮與南康王會理謀襲其城尅期將發建
安侯蕭賁告之遂遇害臨死曰我兄老婢也今日就

死豈非天乎

柳遐字子昇河東解人宋太尉元景從孫祖叔珍義陽內史父季遠梁宜都太守遐幼而爽邁神彩嶷然髫歲便有成人之量篤好文學動合規矩世父慶遠特器之梁西昌侯蕭藻鎮雍州遐時年十二修謁風儀端肅進止詳雅藻羡之試遣左右踐遐衣裾遐徐步稍前曾不顧眄仕梁尚書功論郎謝舉時為僕射與語嘉之曰江漢英靈見於此矣岳陽王蕭詧承制授

吏部郎賜爵聞喜公尋進持節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及登踐位於江陵以襄陽歸周辭詧曰陛下中興鼎業龍飛舊楚臣昔因幸會早奉名節理當以身許國期之始終自晉氏南遷臣宗族蓋寡從祖太尉世父儀同從父司空竝以位望隆重遂家於金陵唯留先臣獨守墳栢甞誡臣等使不違此志今襄陽既入北朝臣若陪隨鑾蹕進則無益塵露退則有虧先旨詧重違其志遂許之因留鄉里以經籍自

娱周時頻徵固辭以疾及詧殂舉哀行舊臣之服保定中又徵之始入朝授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霍州刺史導人務先以德不用命者乃微加貶其下感而化之曰我君仁惠其可欺乎卒贈金安二州刺史遐初為州主簿父卒於揚州自襄陽奔赴六日而至哀感行路後奉喪西歸中流風起遐抱棺號慟俄頃風止母甞乳間發疽醫云此疾無可救理惟得人吮膿或望微止其痛遐應聲即吮旬日遂瘳咸以為

孝感性温裕略無喜愠未嘗論人之短尤尚施與家無餘財十子靖莊最知名北史贊柳遐立身之道進退有節觀其眷戀墳隴其孝可移於朝廷盡禮舊主其忠可事於新君夫能推此類以求賢則知人幾於易矣

北魏

裴瑗字珍寳太和中析屬河北郡少孤貧清苦自立為汝南王悦郎中令孝静初卒於雍州刺史

裴衍字文舒粲弟學識優於諸兄才亦過之事親以孝
聞兼有將略仕齊位陰平太守歸魏授通直郎衍堅
辭宣武末出山歷建興河内二郡太守廉貞寡欲善
撫百姓人吏追思之孝昌初梁將曹敬宗寇荆州爲
別將與恒農太守王羆往救衍大破之荆州圍解除
北道都督鎮鄴西之武城封安陽縣子密表相州刺
史安樂王鑒異圖詔衍與都督源子邕李神軌等討
平之除相州刺史北道大都督進封臨汝縣公與子

邑北討葛榮軍敗見害贈車騎大將軍司空相州刺史子嵩襲父爵嵩子篆遼西太守循太原太守

柳崇字僧生河東解人七世祖軌晉廷尉卿崇方雅有器量身長八尺美鬚明目兼有學行舉秀才射策高第解褐太尉主簿轉尚書右外兵郎中檢斷河東河北二郡上下息訟屬荆郢新附又持節經略加慰諭還遷太子洗馬本郡中正累遷河中太守郡中畏服卒于官贈岐州刺史謚穆崇文章寇亂遺失長子慶

和性沈靜不競于時位給事中本郡中正卒慶和弟楷字士則身長八尺善草書頗涉文史位撫軍司馬

西魏

柳虯字仲盤河東解人五世祖恭後趙河東郡守後仕江表祖緝宋州别駕宋安郡守父僧習善隸書敏於當世與豫州刺史裴叔業據州歸魏歷北地頴川二郡守揚州大中正虯年十三專精好學時貴遊竝車服華盛唯虯不事容飾徧受五經略通大義兼涉子

史雅好屬文孝昌中揚州刺史李憲舉秀才兖州刺史馮儁引為府主簿揚川刺史樊義又以為揚州中從事加鎮遠將軍棄官還洛陽大統三年馮翊王元季海領軍獨孤信鎮洛陽時舊京人物唯蚪在陽城裴諏在潁川信等俱徵之以蚪為行臺郎中諏為北府屬竝掌文翰時人語曰北府裴諏南府柳蚪蚪勵精從事通夜不寢季海常云柳郎中判事我不復重看四年入朝為獨孤信開府從事中郎信出鎮秦隴

爲二府司馬不綜府事唯在左右談論而已因使留

爲丞相府記室封美陽縣男請史官記事者當朝顯

言其狀事遂施行十四年除秘書丞領著作舊丞不

參史事始令監掌焉遷中書侍郎修起居注仍領丞

事蚪以爲時有古今非文有古今爲文質論廢帝初

遷秘書監加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蚪嘗獘衣蔬食

曰衣不過適體食不過充飢孜孜營求徒勞思慮耳

恭帝元年冬卒年五十四贈兖州刺史謚曰孝有文

章數十篇行於世子鴻漸嗣

柳元達河東解人涉獵經史仕齊諸王參軍與裴叔業

姻婭叔業獻款元達贊成其計入魏除司徒諮議參

軍封南頓縣子卒改封夏陽子絳襲絳弟遠字季雲

好彈琴耽酒時有文詠孝武初除儀同開府參軍事

放情琹酒每出行返家人或問消息荅云無所聞縱

聞亦不解後客游卒元達弟元瑜位陰平太守卒子

諧有文學善鼓琴以新聲手勢京師士子翕然從學

除著作佐郎於河陰遇害

北周

柳檜字季華虯弟性剛果任氣少文善騎射年十八起家奉朝請居父喪毀瘠骨立服闋除陽城郡丞防城都督大統四年從戰河橋先登授都督鎮鄯州八年拜湟河郡守仍典軍事尋加平東將軍大中大夫吐谷渾入寇檜兵少撫而勉之衆心乃安因率數十人先擊餘衆乘之渾大敗走封萬年縣子時吐谷渾數

侵疆埸檜屢戰必破之數年不敢為冦十四年遷河
州別駕轉帥都督俄拜使持節撫軍將軍大都督居
三載徵還時檜兄㪺為秘書丞弟慶為尚書左丞檜
曰兄則職典簡牘褒貶人倫弟則管轄都司股肱朝
廷可謂榮寵矣然而四方未靜車書不一檜唯當蒙
矢石履危難以報國恩耳頃之周文謂檜曰九曲國
之東鄙勞君守之遂鎮九曲尋從王雄討上津魏興
平之除魏興華陽二郡守安康人黄衆寳將圍州城

先圍楢郡郡城畀下士衆寡弱又無守禦之備連戰十餘日士卒僅存城陷身被十餘創遂為賊所獲既而衆寳進圍東梁州縛楢置城下欲令誘城楢大呼曰羣賊烏合糧食已罄行即退散各宜勉之衆寳臨楢以兵曰速更汝辭不爾便就戮楢守節不變遂害之棄屍水中城中人皆為流涕後兄子止戈收楢屍還長安贈東梁州刺史子斌字伯達年十七為齊公憲記室早卒

柳鷟檜弟好學善屬文卒於魏臨淮王記室叅軍事子
帶韋字孝孫少好學深沈有度量身長八尺三寸美
風儀善占對周文辟叅軍事令使梁邵陵南平二王
行至安州遇段寶等反矯為周文書以安之並即降
附及見邵陵具申周意邵陵遣使隨報命授輔國將
軍中散大夫後為行臺左丞從達奚武南討梁宜豐
侯蕭修守南鄭武攻之未拔令入城說修降之廢帝
元年出為解縣令加驃騎將軍左光禄大夫轉汾陰

令發擿姦伏百姓畏而懐之周武成元年授武藏下大夫天和二年封康城縣男累遷兵部中大夫仍領武藏五年轉武藏中大夫俄遷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凡居劇職十有餘年處斷無滯官曹清肅為益州總管譙王儉府長史領益州刺史漢王贊别駕總知軍事及東討徵為前軍總管齊王憲府長史以功授上開府儀同大將軍進爵公又為并州司會并州總管陳王純府長史卒謚曰愷子祚嗣少有名譽

位宣納上士入隋為司勲侍郎

柳慶字更興鷟弟幼聰明有器量博涉羣書不為章句年十三父僧習試令誦賦一篇千餘言立讀三遍便誦之無所漏時僧習為潁川郡守將選鄉官貴勢競來請託拒之而其使俟荅慶具書草僧習讀嘆曰此兒有意氣丈夫理當如是即依所草以報起家奉朝請慶出後第四叔及父喪議者不許服重慶泣曰禮緣人情若於出後之家更有苴斬之服可奪此以從

彼今四叔甍背已久情事不追豈容奪禮乖違天性遂以苫凷終喪既葬負土成墳孝武將西遷慶以散騎侍郎馳傳入關至高平見周文共論時事周文請迎輿駕令慶復命帝欲往荆州慶曰關中金城千里天下之彊國也荆州地無要害寧足以固鴻基帝納之及西遷以母老不從獨孤信鎮洛陽乃得入關除相府東閤祭酒大統十年除尚書都兵郎中并領記室時北雍州獻白鹿羣臣欲賀尚書蘇綽謂慶曰近

代已來文章華靡江左彌復輕薄洛陽後進祖述未
已君職典文房宜製此表以革前弊慶操筆立成辭
兼文質綽讀而笑曰枳橘猶自可移況才子也尋領
雍州别駕廣陵王欣甥孟氏屢為兇横或告其盜牛
慶捕得實趣令就禁孟氏益驕慶大集僚吏盛言孟
氏倚權侵虐狀言畢令笞殺之貴戚斂手賈人持金
二千斤詣京寄人居止常自執管鑰而竝失之主人
自誣服慶疑之召問賈人曰頗與人同宿飲乎曰日

者曾與一沙門再宴醉而晝寢慶曰沙門乃真盜耳即遣捕之盡獲所失金十二年為計部郎中别駕如故有胡家被刼郡縣按察莫知賊所鄰近多被囚慶作匿名書多牓官門曰若聽先首免罪便欲來告慶乃施免罪之牒居二日廣陵王欣家奴面縛自告牒下因盡獲黨與慶之守正明察皆此類也每嘆曰昔于公斷獄無私闢高門以待封倘斯言有驗吾其庶幾乎封清河縣男除尚書左丞攝計部周文嘗怒安

定國臣王茂將殺之而非其罪朝臣莫敢諫慶進爭之周文逾怒曰卿亦須坐之執慶於前慶辭氣不撓抗聲曰慶謹竭愚誠實不敢愛死但懼公為不明之君耳周文乃悟而赦茂已不及矣明日謂慶曰吾不用卿言遂令王茂寃死可賜茂家錢帛以旌吾過尋進爵為子慶威儀端肅樞機明辯每發號令常使宣之天性亢直無所回避周文深委仗焉恭帝初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右僕射轉左僕射領

著作又拜司會中大夫周初賜姓宇文氏進平齊縣公晉公護欲引為腹心慶辭之又與楊寛有隙遂見踈忌出為萬州刺史明帝留為雍州別駕領京兆尹武成二年除宜州刺史寛因慶故吏求司會時罪失案驗積六十餘日吏或死於獄終無所言唯得乘錦數匹時人服其廉慎又入為司會兄子雄亮欲仇人黄衆寳晉公護讓慶擅殺人對曰慶聞父母之讐不同天昆弟之讐不同國明公以孝臨天下何責於此

手護逾怒慶辭色無屈竟免卒贈鄜綏丹三州刺史

謚曰景子機嗣

隋

柳雄亮字信誠檜子檜見害雄亮時年十四哀毀過禮

陰有復仇之志武帝時衆寶率其部歸長安帝待之

甚厚雄亮手斬衆寶於城中請罪闕下帝特原之後

累遷内史中大夫賜爵汝陽縣子隋初拜尚書考功

侍郎遷給事黄門侍郎尚書省奏事多所駁正僚檢

校太子左庶子進爵伯秦王俊鎮隴右出為秦州總
管府司馬領山南道行臺左丞卒子贊嗣

柳敏字白澤河東解縣人晉太常純七世孫父懿魏車
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汾州刺史敏九歲而孤事母以
孝聞性好學涉獵經史陰陽卜筮之術靡不習焉年
未弱冠起家員外散騎侍郎累遷河東郡丞朝議以
敏本邑故授之敏處物平允甚得時譽周文克復河
東見而器之曰今日不喜得河東喜得卿也拜丞相

府參軍事轉戶曹參軍兼記室每有四方賓客恒令
接之吉凶禮儀亦令監綜又與蘇綽等修撰新制遷
禮部郎中封武成縣子加帥都督領本鄉兵俄進大
都督母憂旬日間鬚髮半白尋起吏部郎中毀瘠過
禮杖而後起周文歎異之特加賞賜尉遲迥伐蜀為
行軍司馬軍中籌略竝委之益州平進驃騎大將軍
開府儀同三司加侍中遷尚書賜姓宇文氏拜禮部
中大夫周初進爵公又除河東郡守復徵拜禮部出

為郢州刺史甚得物情及將還朝夷夏士人竝齎酒餚物産候於路敏從他道而還復拜禮部敏操履方正性又恭勤朝必夙興待旦又久處臺閣明練故事近儀或乖者皆案據舊章刊正取中遷小宗伯監修國史轉小司馬又監修律令進大將軍出為鄜州刺史以疾不之部進武德郡公武帝及宣帝竝親幸其第問疾開皇元年進上大將軍太子太保卒贈五州諸軍事晉州刺史

柳莊字思敬霞子少有器量博覽墳籍兼善辭令濟陽蔡大寶有重名於江左時為岳陽王諮議見莊歎曰襄陽水鏡復在於兹遂以女妻之俄而詧辟叅軍累遷鴻臚卿隋文帝輔政蕭巋令莊奉書入關文帝執莊手而別時梁之將帥咸請與尉遲迥連衡唯巋疑不可會莊至自長安申文帝結託之意遂言曰今尉遲迥雖曰舊將昏耄已甚消難王謙常人之下者非有匡合之才況山東庸蜀從化日近周室之恩未洽

於朝廷臣料之迴等終當覆滅隋公必還周鼎未若保境息人以觀其變歸深以為然未幾消難迴謙皆敗歸謂莊曰近若從衆言社稷已不守矣隋初莊又入朝帝深慰勉之及為晉王廣納妃於梁莊因是往來四五反前後賜物數千段梁國廢授開府儀同三司除給事黄門侍郎莊明習舊章雅達政事凡所駁正帝莫不稱善蘇威重莊器識常奏云江南人有學業者多不習世務習世務者又無學業能兼之者不

過柳莊髙頗亦厚之同官陳茂心不平譖愬頗行尚書省嘗奏流罪奏曰法如是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心也而處以大辟莊據法執由是忤㫖茂因奏莊不親監丸藥十一年詔莊以行軍總管長史隨軍討徐璒璒平授饒州刺史甚有能名卒於官

柳旦弘弟也字匡德解人工騎射頗涉書籍仕周兵部下大夫以行軍長史從討王謙有功授儀同三司開皇元年加開府封新城縣男授掌設驃騎歷羅淅魯

三州刺史並有能名大業初拜龍川太守開設學校大變山洞風詔褒美之徵為太常少卿攝判黃門侍郎事卒子燮河内郡掾

柳肅曰𢖍字匡仁解人少聰敏嫺於占對仕周宣納上士隋文帝作相引為賓曹叅軍開皇初授太子洗馬陳使謝泉來聘詔肅宴接時論稱其華辯歷太子内舍人遷僕射嘗諫曰但患不孝無患見疑劉臻鼓搖脣舌適相詿誤願勿納之後卒坐除名大業中事白

召守禮部侍郎坐事免後守工部侍郎大見親任幸
遼嘗委涿郡留守卒官
柳謇之字公正解人父蔡年周順州刺史謇之身長七
尺五寸儀容甚偉風神爽亮進止可觀兒時齊王憲
遇於途與語大奇之奏為國子生以明經擢第拜宮
師中士轉守廟下士武帝有事太廟謇之讀祝文音
韻清雅觀者屬目上善之擢為宣納上士隋開皇初
拜通事舍人尋遷内史舍人歷兵部司勲二曹侍郎

朝廷以謇之雅望善談謔又飲酒至一石不亂每陳
使至輒令接對遷光禄少卿出入十餘年參掌敷奏
宗女光化公主妻吐谷渾命兼散騎常侍送之復送
義成公主於啓民前後得贈馬二千匹雜物稱是皆
散之宗族家無餘財出為肅息二州刺史俱有惠政
大業初拜光禄啓民畜牧定襄馬邑闔諭令出還拜
黄門侍郎齊王長史上法服臨軒引謇之詣齊王所
西面立宣勑謂曰我出藩之初從内送王子相於我

曰事無大小皆委之無得昵近小人疎遠子相若與謇之從事一如子相也後竟坐除名及幸遼召檢校燕郡事坐供頓戍嶺南卒子威明

柳昂字千里解人敏子幼聰頴有器識幹局過人周武帝時為内史中大夫開府儀同三司賜爵文城郡公當途用事百寮皆出其下昂竭誠獻替知無不為謙虚未嘗驕物時論重之宣帝疎昂然不離本職周末拜大宗伯隋加上開府拜潞州刺史有惠政卒官

裴諝之字士敬佗第六子少有志節好直言文宣末年上書正諫言甚切直白刃臨頸辭色不變文宣曰癡漢何敢如此楊愔曰望取後世名爾文宣投刀歎曰我終不成爾名遣送出齊亡卒於壺關令

柳裘字茂和河東解人齊司空世隆之曽孫也祖惔梁尚書左僕射父明太子舍人義興太守裘少聰慧弱冠有令名梁歷尚書郎駙馬都尉遣請和於魏俄而江陵陷遂入關中周明武間自麟趾學士累遷太子

侍讀封昌樂縣侯除天官府都上士宣帝初拜儀同三司進爵公轉御飾大夫留侍禁中與劉昉韋謩皇甫績同謀引高祖入總萬機裴進曰宜早定大計如更遷延恐貽後悔從之進上開府拜内史大夫委以機密令往喻并州總管李穆盛陳利害穆遂歸心又令喻司馬消難未到而消難奔陳即令隨便安集淮南賜馬及雜物開皇元年進大將軍拜許州刺史在官清簡吏民懐之復轉曹州刺史其後上思裴問曰

曹州刺史何當入朝或對曰即今冬也裴尋卒爲傷

惜者久之謚安子惠童嗣

柳儉字道約河東解人祖元璋魏司州大中正相華二

州刺史父裕周聞喜令儉有局量立行清苦爲州里

所敬仕周宣納上士畿伯大夫隋初擢拜水部侍郎

封率道縣伯尋爲廣漢太守甚有能名擢拜蓬州刺

史訟者庭決遣之獄無繫囚蜀王秀時鎮益州列上

其事遷卭州刺史在職十餘年人夷悦服後坐秀免

妻子衣食不贍人咸歎伏大業初徵之時牧州領郡竝帶戎資唯儉起自良吏上嘉其績特授朝散大夫拜弘化太守清節愈勵五年入朝郡國畢集上謂納言蘇威吏部尚書牛弘曰其中清名天下第一者為誰威等以儉對又問其次威以涿郡贊務郭絢潁川贊務敬肅二人對賜儉帛二百匹絢肅各一百匹令朝集使送至郡邸以旌異焉論者美之及大業末撫結人夷卒無離叛竟以保全恭帝時與留守李粲縞

素於州南向慟哭既而歸京拜上大將軍歲餘卒年八十九

柳彧字幼文河東解人七世祖卓隨晉南遷寓襄陽父仲禮為梁將歸周復家解彧少好學涉經史周大冢宰宇文護引為中外府記室久而出為寧州總管掾詣闕求試武帝異之以為司武中士轉鄭令平齊大賞從官留京者不預彧表言留從事同功勞須等於是留守竝加品級隋初累遷尚書虞部侍郎母憂起

為屯田侍郎固讓不許左僕射高頻子弘德封應國公申牒請列門戟或判曰僕射之子更不異居父之戟槊已列門外尊有壓卑之義子有避父之理豈容門外既設内閤又施事竟不行頻聞而歎伏後還治書侍御史當朝正色百寮敬憚上嘉其婞直謂或曰大丈夫當立名於世無容容而已賜錢十萬米百石時刺史多任武將類不稱職彧表論其弊且言杞州刺史和平子賄賂公行上善之平子竟免應州刺史

唐君明母喪娶雍州長史庫狄士文從妹或請禁錮終身二人竟坐得罪時風俗頹壞或多所矯正上甚嘉之又請詳決經國大事其餘細務責成所司上覽而嘉之後以忤旨免尋復令視事因謂或曰無改爾心以其家貧勑有司為築宅因曰柳或正直士國之寶也其見重如此右僕射楊素百寮慴憚無敢忤嘗以少譴勑送南臺素恃貴坐或牀或從外來至階下端笏整容曰奉勑治公罪素遽下或據案而坐立素

於庭辨詰事狀素銜之或見都邑百姓每至正月十五日作角觝之戲遞相誇競糜費財力奏請禁絶之詔可是歲持節廵省河北五十二州奏免長吏贓汚不稱職者二百餘人州縣肅然莫不震懼賜絹布二百疋氊三十領拜儀同三司歲餘加員外散騎常侍治書如故仁壽初復持節廵省太原道十九州賜絹百五十疋彧嘗得博陵李文博治道集十卷蜀王秀遣人求之彧送於秀素因搆彧除名配戍懐遠鎮徼

遂至晉陽為漢王諒使所逼召入城而諒反形已露
彧度不得免遂詐中惡不食自稱危篤諒怒囚之素
又奏彧心懐兩端坐徙敦煌後徵還卒於道子紹介
休令

柳機字匡時解人慶之子也偉容儀有器局頗涉經史
年十九周武帝時為魯公引為記室及嗣位累遷太
子宫尹封平齊縣公宣帝時為御正上大夫屢諫不
聽求出拜華州刺史周末徵還義形於色無所陳請

俄拜衛州刺史隋初進爵建安郡公徵為納言機性寛簡有雅望而無所損益又好飲酒不親細務數年出為華州刺史尋轉冀州刺史後徵入朝以其子述尚主禮遇益隆初機在周與族人昂俱歷顯要至是並為外職上賜宴楊素戲曰二柳俱摧孤楊獨聳坐者歡笑機竟無言尋還州前後作守俱稱寛惠後徵還卒贈大將軍青州刺史謚簡子述嗣

柳述字業隆機子性明敏有幹略頗涉文藝蔭太子親

衛尚蘭陵公主拜開府儀同三司内史侍郎上於諸壻中特見寵遇歲餘判兵部尚書事父艱尋起攝給事黄門侍郎襲建安郡公仁壽中判吏部尚書事述雖職務修理為當時所稱而不達大體又無所降屈數於上前面折楊素短判事有不合素意或令述改輒謂将命者曰語僕射道尚書不肯素銜之拜兵部尚書參掌機密抗表陳讓命攝兵部與楊素黄門侍郎元巖等侍仁壽宫令述召房陵王述與元巖出外

作敕書素見之謀矯詔執述嚴屬吏大業初除名謫
龍川徙寧越癘卒
柳調昂子歷秘書郎侍御史左僕射楊素嘗於朝堂見
調獨言曰柳條通體弱獨摇不須風調斂版正色曰
調信無取公不當以為侍御信有可取不應發此言
公當具瞻之地樞機何可輕發素甚竒之大業中累
遷尚書左司郎中清素守常為時所美
姚暹大業中為都水監先是鹽苦客水為患暹乃濬水

豐渠兼築堤堰自安邑楊家莊西至臨晉五姓湖水有所歸乃不為害後人名曰姚暹渠

郭絢河東安邑人初為尚書令史後以軍功拜儀同歷數州司馬長史皆以能名大業初刑部尚書宇文弢巡省河北引絢為副上以涿郡為遼衝要聞絢有幹局拜涿郡贊務吏人悅服數載遷通守兼領留守逐捕山東盜多所剋獲時諸郡唯涿獨全後擊竇建德於河間戰死人吏哭之數月不息

唐

柳亨字嘉禮蒲州解人隋大業末為王屋長姿貌魁異

高祖以外孫竇妻之三遷左衛中郎將壽陵縣男貶

邛州刺史進散騎常侍代還太宗幸南山召見哀之

拜光祿少卿亨謝賓客身安靜素力吏事終檢校岐

州刺史贈禮部尚書幽州都督謚曰恭

竇靜平陸人少敦厚有大志練習時務武德初為并州

大總管長史時突厥數為邊患糧道不屬表請屯田

以省餽餉收粟十萬斛又請斷石嶺以為障塞便於

固守

柳範蒲州解人貞觀中為御史時吳王恪好田獵範彈

治之太宗曰權萬紀不能輔導恪罪當死範進曰房

元齡事陛下猶不能諫止畋獵豈宜獨罪萬紀上拂

衣起召謂曰何廷折我範謝曰主聖則臣直陛下仁

聖臣敢不盡愚乃解高宗時歷尚書右丞揚州大都

督府長史

趙仁本陜州河北人貞觀中累拜殿中侍御史自義寧以來詔勑皆手自纂録臨事暗記甚為當時所伏會有勑差御史一人遠使同列辭託仁本越次請行謂治書侍御史馬周曰食君之禄死君之事雖復跋涉艱難不敢辭也及迴稱旨擢吏部員外郎乾封中歷東臺侍郎同東西臺之品轉司列少常伯知政事如故時許敬宗為右相仁本拒其請託為所搆俄授尚書左丞罷知政事咸亨初卒

柳奭字子邵蒲州解人父隋時使高麗卒往迎喪號踊盡哀為夷人所慕貞觀中累遷中書舍人外孫王后立遷中書侍郎進中書令罷為吏部尚書后廢貶愛州刺史許敬宗等搆譖遣使殺之没其家期以上親竝流嶺表奭房隸桂州為奴婢神龍初復官爵縁坐者悉免開元初澤兄渙為中書舍人上言臣從伯祖奭去顯慶三年與褚遂良等五門同被讒戮雖被原雪而子孫殆盡唯曽孫無忝客籍龔州陛下先天後

詔書嘗任宰相家並録其後況臣之伯祖無辜被誅
今藁窆未還後嗣僑處願許伯祖歸葬孤孫北遷乃
詔無忝護喪柩歸官給喪事無忝後歷潭州都督
張騰筠城人仕桃林令永淳元年卒年八十六葬後光
宅元年其子武智與姪寶藏行墓側見騰衣冠整肅
從侍二人良久方失武智等號攀莫及乃刻石為像
日供奉之石像今尚存
柳澤亨曾孫耿介少言笑風度方嚴景雲中為右率府

鎧曹參軍澤詣闕上疏極諫言太平公主與胡僧慧範以此誤陛下故語曰姚宋為相邪不如正太平用事正不如邪又言尚醫奉御彭君慶以巫覡小伎超授三品奈何輕用名器加非其人不報澤入調會有詔選者得言事又上書極言宜懲孝和寵任之失睿宗善之拜監察御史開元中轉殿中侍御史監嶺南選時市舶使周慶立造奇器以進澤上書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是知見可欲而心必亂矣慶立雕製詭

物造作奇器用浮巧為珍玩以譎怪為異寶乃治國之巨蠹明主所宜嚴罰者也昔露臺無費明君不忍象箸非大忠臣憤歎慶立求媚聖意搖蕩上心陛下信而使之乎是宣淫於天下慶立矯而為之乎是禁典之所無赦陛下新即位固宜昭宣菲薄廣示節儉豈可以怪好示四方哉元宗稱善歷遷太子右庶子為鄭州刺史未行卒贈兵部侍郎

張守珪陜州河北人姿幹瓌壯慷慨尚節義善騎射以

平樂府别駕從郭虔瓘守北庭突厥侵輪臺遣往援
中道逢賊苦戰斬首千餘級禽頡斤一人開元初冦
復攻北庭守珪從儳道奏事京師因上書言利害請
出蒲昌輪臺夾擊賊再遷幽州良杜府果毅時盧齊
卿為刺史引與共榻坐曰不十年子當節度是州為
國重將願以子孫託稍遷建康軍使王君㚟死詔為
瓜州刺史墨離軍使督餘衆完故城版築方立寇奄
至衆失色守珪曰創痍之餘詎可矢石相确須權以

勝之遂置酒城上會諸將作樂寇疑有備不敢攻引去守珪縱兵擊敗之乃修復位署招流冗使復業瓜州升都督府即詔守珪為都督州地沙堉常瀦雪水溉田時渠堨為寇毀材木無所出守珪密禱神一夕水暴至大木數千章塞流下因取修堰防耕者如舊州人神之刻石紀事遷鄯州刺史隴右節度使徙幽州長史河北節度副大使俄加採訪處置等使每戰輒勝契丹奚大敗上喜詔告九廟契丹酋屈剌及突

于懼遣使詐降守珪得其情遣右衛騎曹王悔詣部

計事屈剌無降意將殺悔契丹別帥李過折與突于

爭權悔因間誘之夜斬屈剌及突于盡滅其黨以衆

降守珪次紫蒙川大閱軍實賞將士二十三年入見

命酺燕為守珪飲賦詩寵之加拜輔國大將軍右羽

林大將軍賜金綵授二子官詔立碑紀功久之復討

契丹餘黨於捺禄山虜獲不訾會裨將趙堪白真陀

羅等彊使平盧軍使烏知義度湟水邀奚叛詔脅之

知義敗還事頗泄謁者牛仙童按實厚賂之仙童敗事逮守珪以功貶括州刺史卒

柳渾字夷曠一字惟深本名載解縣人梁僕射惔六世孫僑襄州早孤方十餘歲有巫曰兒相夭且賤為浮屠可緩死渾曰去聖教為異術不若速死學愈篤與游者皆有名士天寶初擢進士第調單父尉累除衢州司馬棄官隱武寧山召拜監察御史放曠不樂檢局求外職宰相惜其才留為左補闕大歷初江西魏

少游表判官州僧夜飲火其廬歸罪瘖奴獄具渾白
奴寃少游趣訊僧僧首伏路嗣恭代少游遷團練副
使俄為袁州刺史祐甫輔政薦為諫議大夫浙江東
西黜陟使入為尚書右丞朱泚亂渾歴終南山賊以
宰相召執其子搒笞之搜索所在渾羸服步至奉天
改右散騎常侍賊平更今名貞元元年遷兵部侍郎
封宜城縣伯關播用李元平守汝州渾曰是夫銜玉
而賈石者也往必見擒何賊之攘既而果為李希烈

縛三年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仍判門下省上嘗親擇吏宰畿邑政有狀宰相皆賀渾獨不賀曰此特京兆尹職耳陛下當擇臣輩以輔聖德臣當選京兆尹承大化尹當求令長代尹擇令非所宜上然之玉工作帶誤毀一銙私市它玉足之論死渾曰於法誤傷乘輿器服罪當杖請論如律由是工不死左丞田季羔從子伯彊請賣私第募兵渾曰季羔先朝號名臣世孝謹表闕於門隋時舊第惟田一族耳討賊自有國

討豈容不肖子毀門構儌一時倖損風教哉請薄責以示懲沮上嘉納韓滉省中搒吏渾惡其專質讓曰省闥非刑人地而搒吏至死公家先相國以狷察不滿歲輒罷今奈何蹈前非顓立威福豈尊主卑臣義邪滉稍褫其威白志貞除浙西觀察使渾奏志貞輿小史縱嘉其才不當趍劇職臣以死守不敢奉詔會渾移疾即日詔施行因乞骸骨不許門下吏白過官渾曰士千里辭家以干禄小邑主辦豈慮不能是歲

擬官無退異者渾瑊與吐蕃會平涼上語大臣以和戎息師之便渾跪白曰夷狄易以兵制難以信結臣竊憂之李晟繼言曰蕃戎多不情誠如渾言上變色曰渾儒生未達邊事大臣亦當爾邪皆頓首謝夜半邠寧飛奏吐蕃刦盟上即以其表示渾明日慰之曰卿儒士乃知軍戎萬里情乎益禮異之宰相張延賞遣親厚謂曰明公舊德第慎言於朝則位可久渾曰為吾謝張公渾頭可斷舌不可禁卒為所擠以右散

騎常侍罷政事渾警辯好談謔清儉不營産利免後數日置酒召故人出游酣肆乃還時李勉盧翰皆以舊相閤門奉朝請歎曰吾等視柳宜城眞拘俗之人哉五年卒年七十五諡曰貞

張曉芮城人巡兄也開元中位監察御史與巡皆以名稱重一時

張巡字巡鄧州南陽人居芮城博通羣書曉戰陣法氣志高邁不與庸俗合開元末擢進士第繇太子通事

舍人出為清河令治績最以困阨歸者傾貲振䕶無吝秩滿還都或勸一見楊國忠荅曰是方為怪祥吏調真源令土多豪猾大吏華南金恣肆邑中語曰南金口明府手廵以法誅南金赦餘黨政簡約民甚宜之天寶十五載正月安祿山將張通悟陷宋曹州譙郡太守楊萬石逼廵為長史使西迎賊軍廵率吏哭元祖祠遂起兵討賊從者千餘至雍丘與單父尉賈賁合有衆二千是時雍丘令令狐潮舉縣附賊淮陽

囚殺守者迎貢等入乃屠潮妻子磔城上潮怨貢還攻雍丘貢趨門躪死巡馳騎決戰身被創不顧士乃奉巡主軍閒道表諸朝騰牋嗣吳王祇府祇舉兗以東委巡經略潮以賊衆四萬薄城人大恐巡諭諸將曰賊知城中虛實有輕我心今出不意可驚而潰也乃分千人乘城以數隊出身前驅直薄潮軍軍却明日賊攻城設百樓巡柵城上束芻灌膏焚樓賊不敢向巡視隙擊之積六旬大小數百戰士帶甲食裹創

鬬潮遂敗走追之幾獲潮怒復率衆來然素善廵至城下以情語曰足下羸兵守危堞忠無所立盍相從共富貴乎廵曰古者父死於君義不報子乃銜妻孥怨假力于賊吾見君頭于通衢為百世笑柰何潮赧然去時大將六人皆官開府特進白廵以勢不敵不如降廵陽許諾明日堂上設元宗畫像率軍士朝人人盡泣廵引六將至責以大誼斬之士心益勸會糧乏潮餉賊鹽米數百艘且至廵夜壁城南潮悉軍來

拒巡遣勇士銜枚濱河取鹽米千斛焚其餘而還城中矢盡巡縛藁為人千餘被黑衣縋城下潮兵爭射之久乃知藁人還得箭數十萬其後復夜縋人賊笑不設備乃以死士五百斫潮營潮軍大亂焚壘幕追奔十餘里賊慙益兵圍之薪水竭巡紿潮欲走請退軍二舍潮許之遂空城四出三十里撤屋發木而還為備潮怒圍復合巡徐謂潮曰君歸馬三千匹我得馬且出奔潮歸馬巡悉以給驍將約曰賊至人取一

將明日潮怒欲戰陣未成三十騎突出擒將十四斬
百餘級收器械牛馬潮遁還陳留不復出七月潮率
賊將瞿伯玉攻城遣僞使者四人傳賊命招廵廵斬
以徇餘縶送祇所圍凡四月賊常數萬廵衆纔千餘
每戰輒克偏將雷萬春嘗立城上與潮語伏弩發六
矢著面萬春不動潮疑刻木人諜得其實乃大驚遥
謂廵曰向見雷將軍知君之令嚴矣河南節度使嗣
虢王巨屯彭城假廵先鋒俄而東平濟陰陷巨引兵

東走臨淮賊將楊朝宗謀趨寧陵絶巡餉路巡外失巨依拔衆保寧陵馬裁三百兵三千至睢陽與太守許遠城父令姚誾等合尚衡遣將南霽雲至睢陽與巡計事霽雲退謂人曰張公開心待人真吾所事也遂留不肯去巡遣萬春霽雲等領兵戰寧陵北斬賊將二十殺萬餘人投尸於汴水為不流朝宗夜去詔拜巡主客郎中副河南節度使巡籍將士有功者請於巨巨纔授折衝果毅巡諫曰今詎可吝賞與賢巨

不聽至德二載安慶緒遣尹子奇將同羅突厥奚勁兵與朝宗合凡十餘萬攻睢陽巡勵士固守日中二十戰氣不衰遠專治軍糧戰具前此遠大將田秀榮潛與賊通巡召登城讓之斬首示賊因出薄戰子奇敗獲車馬牛羊悉分士秋毫無入其家詔拜御史中丞巡欲乘勝擊陳留子奇聞復圍城巡語其下曰吾蒙上恩賊若復來止有死耳諸君雖捐軀而賞不直勲以此痛恨閧者感慨乃椎牛大饗悉軍戰賊望兵

少大笑巡遠親鼓之賊潰追北數十里五月賊刈麥乃濟師巡夜鳴鼓嚴隊若將出賊申警俄息鼓賊覘城上兵休乃弛備巡使霽雲等開門徑抵子奇所斬將拔旗大酋被甲引千騎麾幟乘城招巡巡陰縋勇士數十人隍中持鉤陌刀彊弩約曰聞鼓聲而奮酋恃衆不為備城上譟伏發擒之弩注矢外向救兵不能前俄而縋士復登𨻶賊皆愕眙巡欲射子奇莫能辨因剡蒿為矢中者喜謂巡矢盡走白子奇乃得其

狀使霽雲射一發中左目賊還七月復圍城初睢陽
穀六萬斛而巨發其半餫濮陽濟陰遠固爭不聽至
是食盡士日賦米一勺齕木皮鬻紙而食才千餘人
皆癯劣不能彀賊以雲衝傅堞巡出鉤干拄之使不
得進篝火焚梯賊以鉤車木馬進巡輒破碎之賊服
其機不復攻穿壕立柵以守巡士多餓死存者皆痍
傷氣乏巡出愛妾曰諸君經年乏食而忠義不少衰
吾恨不割肌以啖衆寧惜一妾而坐視士飢乃殺以

大饗坐者皆泣巡彊令食之遠亦殺奴僮以哺卒至羅雀掘鼠煮鎧弩以食賊將李懷忠過城下巡問君事禄山幾何曰二朞巡曰君祖父官乎曰然曰君世受官奈何從賊關弓與我确懷忠曰不然我昔爲將數死戰竟没賊此殆天也巡曰一日事平君父母妻子並誅何忍爲此懷忠掩涕去俄率其黨數十人降巡前後說降賊將甚多皆得其死力御史大夫賀蘭進明代巨節度屯臨淮許叔冀尚衡次彭城皆觀望

莫肯救巡使霽雲如叔冀請師不應霽雲嫚罵叔冀
不敢應巡復遣如臨淮告急引精騎三十冒圍出賊
萬衆遮之霽雲左右射皆披靡既見進明進明言兵
出無益霽雲曰城或未下如已亡請以死謝大夫進
明懼師出叔冀襲之又忌巡聲威恐成功而欲留霽
雲為大饗樂作霽雲泣曰昨出睢陽時將士不粒食
已彌月今義不忍獨享雖食弗下咽霽雲請置一指
以示信歸報中丞因拔佩刀斷指一座大驚為出涕

卒不食去抽矢回射佛寺浮屠著甎曰吾破賊還必滅賀蘭此矢所以志也至真源李賁遺馬百匹次寧陵得城使廉坦兵三千夜冒圍入賊覺拒之且戰且引兵多死所至才千人方大霧巡聞戰聲曰此霽雲等聲也乃啟門驅賊牛數百入將士相持泣賊知外援絶圍益急衆議東奔巡議以睢陽保障江淮若棄之賊乘勝鼓而南江淮必亡且帥飢衆行必不達十月癸丑賊攻城士病不能戰巡西向拜曰臣生不能

報死為鬼以厲賊城遂陷與遠俱執巡衆見之起且
哭巡曰安之勿怖死乃命也衆不能仰視子奇曰聞
公督戰大呼輒眥裂血面嚼齒皆碎何至是荅曰吾
欲氣吞逆賊顧力屈耳子奇以刀抉其齒存者三四
巡罵曰我為君父死爾附賊乃犬彘也安得久子奇
將釋之賊衆懼其得衆心乃以刃脅降巡不屈又降
霽雲未應巡呼曰南八男兒死爾不可為不義屈霽
雲笑曰欲將有為也公知我者敢不死亦不肯降乃

與姚誾雷萬春等三十六人遇害巡年四十九巡遠
至偃師亦不屈死巡長七尺鬚髯每怒盡張讀書不
過三復終身不忘為文章不立藳守睢陽士卒居人
一見問姓名其後無不識更潮及子奇大小四百戰
斬將三百卒十餘萬其用兵未嘗依古法勒大將教
戰各出其意或問之荅曰古者軍有左右前後大將
居中三軍望之以齊進退今胡人務馳突雲合烏散
變態百出故吾止使兵識將意將識士情上下相習

人自為戰爾其械甲取之於敵未嘗自修每戰不親臨行陣有退者廵已立其所曰我不去此為我決戰士感其誠皆一當百待人無所疑賞罰信與衆共甘苦寒暑雖廝養必整衣見之下爭致死力故能以少擊衆未嘗敗被圍久初殺馬食既盡及婦人老弱凡食三萬口人知將死而莫有畔者城破遺民止四百而已始肅宗詔中書侍郎張鎬代進明節度河南率四節度犄角救睢陽廵亡三日而鎬至十日而廣平

王收東京鎬命中書舍人蕭昕誄其行時議者或謂
巡與其食人寧若全人有名士張澹李紓董南史張
建封樊晃朱巨川李翰咸謂巡蔽遮江淮沮賊勢天
下不亡其功也由是人無異言詔贈揚州大都督遠
霽雲贈官有差並寵其子孫睢陽雍丘賜徭稅三年
巡子亞夫拜金吾大將軍立廟睢陽歲時致祭德宗
差次至德後將相以巡遠霽雲為上貞元中復官巡
它子去疾贈巡妻中國夫人賜帛百自是訖僖宗求

忠臣後無不及三人者大中時圖巡遠霽雲像於淩
煙閣睢陽至今祠享號雙廟云新唐書傳贊惟宋三
葉章聖東巡過其廟留駕裴回咨巡等雄挺盡節異
代著金石刻贊明厥忠與夷齊踣西山孔子稱仁何
以異云

巡遣南霽雲雷萬春敗賊於寧陵别將二十有五
石承平李辭陸元鍠朱珪宋若虛楊振威耿慶禮
馬日昇張惟清廉坦張重孫景趨趙連城王森喬

紹俊張恭默祝忠李嘉隱翟良輔孫庭皎馮顔四

人逸其姓名胥死巡難附録張巡傳後

姚誾陜州平陸人崇族孫父弇開元初處州刺史誾性

豪蕩好飲謔善絲竹天寶末歷壽安尉遷城父令與

張巡親善以守睢陽功至徳二年春加東平太守與

巡同死難贈潞州大都督官一子

張獻誠守珪子天寶末安禄山授偽署後爲史思明將

兵數萬守汴州東都平史朝義走汴獻誠不納以州

降拜汴州刺史封南陽郡公改寳應軍左廂兵馬使更封鄧國公來朝禮賜尤渥擢山南西道節度使擒南山劇賊高玉俄兼劍南東川節度戰梓州敗於崔旰大歴三年以疾歸舉其弟獻恭自代以檢校户部尚書知省事辭位卒獻誠喜功名為政寛裕有機略隨方制變而簡廉不逮於父

張獻恭獻誠從弟數有軍功以右羽林軍代獻誠為劒南東川節度使大歴末破吐蕃於岷州久之拜東都

留守累遷檢校吏部尚書德宗欲徙盧杞為饒州刺史給事中袁高上還詔書獻恭見上曰高所奏宜聽上不荅復前曰高乃陛下良臣當優異之遂不徙杞世稱其不撓子晌積閲亦至夏州節度使元和八年振武軍逐節度使詔以本軍進討許以便宜賜縑三萬為軍資河東王鍔遣兵五千為援晌入捕亂卒蘇國珍等數百人誅之卒贈太子太保

張獻甫獻誠從弟以軍功試光禄卿殿中監從河中節

度使賈耽討梁崇義有勞又從渾瑊討朱泚戰多累遷金吾將軍檢校工部尚書領禁兵戍咸陽累年兵農悅安貞元四年領邠寧節度使斷山浚塹選嚴要地築烽堡請復鹽州及洪門洛原鎮屯兵詔可遣兵馬使魏茪逐吐蕃築鹽夏二城虜衆畏不敢入寇十二年加檢校尚書左僕射卒贈司空

曲環陝州安邑人客隴右少喜兵法資勇敢善騎射天寶中從哥舒翰討吐蕃拔石堡取黄河九曲洪濟等

城授果毅别將從魯炅守鄧州與賊武令珣戰尤力加左清道率從李抱玉屯河陽又自將兵守澤州破賊鋭將安曉拜羽林將軍與諸將平河北累轉金吾大將軍大歴中戍隴州數破吐蕃以功兼太常卿德宗初以邠隴兵五千馳救劒南收七盤城威武軍維茂等州吐蕃破走威名大振加太子賓客賜名馬預討涇州劉文喜遷開府儀同三司封晉昌郡王邠隴兵馬使救徐州敗李納衆功最建中三年擢邠隴行

營節度使守寧陵戰陳州斬李希烈衆三萬五千級擒其將翟崇暉進檢校工部尚書兼陳州刺史希烈平改陳許節度賜封三百户勤身節用寛賦斂簡條教不三歲歸者繦係訓農治兵穀食豐衍轉檢校尚書左僕射貞元十五年卒年七十四贈司空

柳子華解人公綽諸父也始辟嚴武劒南府累遷池州刺史代宗命葺華清宫以子華為昭應令檢校金部郎中修宫使設棘圍於市徇邑中曰得華清宫尾石

材用投圍中踰三日不還者死不終日已山積矣嘗
辨略足宰相元載奴主别墅自稱郎將怙勢縱暴租
賦未嘗入官子華因奴入謁收付獄劾發宿罪杖殺
之一邑震服預知其終自為墓銘子公器公度公度
善攝生年八十餘有彊力嘗云吾初無術但未嘗以
氣海煖冷物熟生物不以元氣佐喜怒耳位光禄少
卿公器生遵遵生璨
柳晟河中解人六世祖敏後周太子太保父潭尚和政

公主官太僕卿晟年十二父喪以孝聞代宗養宮中使受學於吳大瓘并子通元率十日輒上所學既長拜檢校太常卿德宗初親信用事從至奉天自請說賊黨上壯其志得遣泚將郭常張光晟皆晟雅故晟出密詔陳禍福逆順常奉詔謀泄泚捕繫之晟夜半坎垣毀械而亡斷髪為浮屠間歸奉天上為流涕乘輿還擢元王府長史吳通元得罪晟理其辜第止之不聽凡三上書上意解通元得減死晟累遷將作少

監護作崇陵封河東縣子授山南西道節度使府兵
討劉闢還復詔戍梓州軍謀變晟聞疾驅入勞士卒
曰若知劉闢得罪而誅之奈何復欲使後人誅若等
耶士皆免冑拜入為將作監使回鶻奉册立可汗逆
折之諸貴人愕然駭皆跪伏成禮還為左金吾衛大
將軍晉爵公卒年六十九詔從官臨吊贈太子少保
晟敏於辯下士樂施嘗貢獻不如詔憲宗以其賢置
弗暴云

陽城字亢宗陜州夏縣人世為官族貧好學貧不能得書求為集賢院吏竊院書讀之晝夜不出戶六年無所不通及進士第乃去隱中條山與弟堦域常易衣出年長不肯娶謂弟曰吾與若孤惸相育既娶則間外姓雖共處而益疏我不忍弟義之亦不娶遂終身城謙恭簡素遇人長幼如一遠近慕其行來學者跡接閭里爭訟不詣官而詣城有盜其樹者城遇之退自匿嘗絕糧遣奴求米奴以米易酒醉卧路城怪而

與弟迎之奴未醒乃負以歸及覺痛咎謝城曰寒而飲何責焉寡妹依城居其子四十餘癡不知人城常負以出入始妹之夫客死城與弟行千里負其柩歸葬歲飢屏跡不過鄰里屑榆為粥講論不輟山東節度府聞城義遺五百縑城固辭使者委而去城置之未嘗發會里人鄭俶欲葬親貸於人無得城舉縑與之俶既葬還曰願為奴以償德城曰吾子非也能同我為學乎俶泣謝即教以書俶不能業城更徙遠阜

使顓其習學如初自𩒷城驚且哭爲服緦麻瘞之陜虢觀察使李泌數禮餉城受之泌欲辟致不起乃薦諸朝詔以著作佐郎召拜賜緋魚泌使參軍事韓傑奉詔至其家城封還詔自稱病憊泌不敢彊及爲宰相又言之德宗召拜右諫議大夫遣長安尉楊寧賫束帛詣其家城褐衣到闕下辭讓上遣中人持緋衣之召見賜帛五十疋初城未起搢紳想見風采既處諫議官士以爲且死職天下益憚之及受命他諫

官論事苛細而城未肯言韓愈作爭臣論譏之城不
屑方與二弟延客日夜飲客欲諌止城揣知其情强
飲客客辭即自引滿不得已酬酢或醉仆席上城先
醉卧客懐中不能聽客語常以木枕布衾質錢人重
其賢爭售之每約二弟吾所俸入而可度月食米幾
何薪菜鹽幾錢先具之餘送酒家無留也服用無贏
副客或稱其佳輒喜舉授之居位八年人不能窺及
裴延齡誣逐陸贄張滂李充等無敢言城聞曰吾諌

官不可令無罪大臣被殺乃約拾遺王仲舒守延英閤上疏極論延齡罪慷慨引誼申直贄等累日不止聞者寒懼城愈厲詔宰相抵城罪順宗時開救良久得免勅諭遣然上欲遂相延齡城顯語曰延齡為相吾當取白麻壞之哭於庭上不相延齡城力也坐是下遷國子司業引諸生告之曰凡學者所以學為忠與孝也諸生有久不省親者乎明日謁城還養者二十輩有三年不歸侍者斥之簡孝秀德行升堂上沈

酗不率教者皆罷躬講經籍生徒斤斤皆有法度薛
約狂直言事謫連州吏捕迹得之城家城坐吏於門
引約飲食訖步至都外與别坐出為道州刺史大學
諸生何蕃李儻王魯卿李讜等二百人頓首闕下請
留城柳宗元遺書褒勵之蕃等守闕下數日為吏遮
抑不得上既行皆泣涕立石紀德至道州治民如治
家宜罰罰之宜賞賞之不以簿書介意月俸取足收
其餘日炊米二斛魚一大鬵置甌杓道上人共食之

州貢侏儒城哀其生離無所進詔求之奏曰州民盡短若以貢不知何者可貢自是罷州人感之以陽名子吏有幸於前刺史者捨不法事告城欲脫連染罪城輒搒殺之賦稅不時觀察使數誚責州當上考功第城自署曰撫字心勞催科政拙考下下觀察府遣判官督賦至州怪城不迎吏曰刺史以為有罪自囚於獄判官驚馳入謁曰使君何罪我奉命來候安否耳留數日城不敢歸卧門闔寢館外以待命判官遽

辭去府復遣官來按舉義之不欲行乃載妻子中道逃去順宗立召還而城已卒年七十贈左散騎常侍賜其家錢二十萬官護喪歸葬

城傅書定州北平人北平乃漢魏後無終陽氏望猶之瑯琊王氾陽盧氏也城故里以夏縣中條山為實

柳公綽字寬解人僑華原幼孝友性質嚴重起居皆有禮法屬文典正不讀非聖書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

補校書郎間一年再登其科授渭南尉嵗歉每飯不過一器嵗豐乃復或問之荅曰四方飢病獨能飽乎累遷開州刺史冦常逼城吏請以右職署渠帥公綽曰若同惡耶立誅之冦引去遷侍御史吏部員外郎與裴度俱為武元衡劍南判官尤相引重召為吏部郎中憲宗喜武功且數出游畋奏大醫箴以諷上髙其才遣使謂曰卿言氣行無間隙不在大愛朕深者當置之坐隅踰月拜御史中丞公綽本與裴垍善李

吉甫復當國出爲湖南觀察使時方討蔡詔發卒五千隸安州刺史李聽公綽請自行許之引兵度江祇安州聽迎謁公綽曰公世將曉兵吾且欲署職以兵法從事即授都知兵馬使中軍先鋒行營都虞候三牒選兵六千戒諸校曰行營事一決都將聽遂盡力當時服其知權軍出公綽數省問其家疾病生死厚給之婦人敖蕩者沈之江軍中感服曰中丞爲我知家事敢不死戰故鄂軍每戰輒克元和十一年除給

事中宣諭鄆軍州復命拜京兆尹方赴府神策校乘馬不避即時搒死上怒其專殺公綽曰此非獨試臣乃輕陛下法上曰既死不以聞可乎公綽曰臣不當奏在市死職金吾在防死職左右巡使乃解母服除為刑部侍郎領鹽鐵轉運使轉兵部兼御史大夫長慶元年復為京兆尹時幽鎮用兵使驛係道上言比館遞匱乏驛置多闕敕使衣緋紫者所乘至三四十騎黄綠者不下十數吏不得視券隨口輒供驛馬盡

乃掠奪民馬怨嗟驚擾行李殆絶請著定限以息其弊詔條檢定數宦官嫉之改吏部侍郎遷御史大夫詔百官問韓弘疾弘遣子辭不能見公綽謂曰百司省候是謂異禮宜力疾見公卿弘挾扶以出改禮部尚書以祖諱換左丞俄檢校戸部尚書山南東道節度使行部至鄧縣吏有納賄舞文二人同繫獄縣令謂必殺貪者公綽判曰贓吏犯法法在姦吏壞法法亡誅舞文者其廏馬害圉人輒殺之寶歷元年就遷

檢校左僕射牛僧孺為武昌節度使具軍容伏謁左右諫荅曰奇章始去台宰方鎮重宰相所以尊朝廷也道士獻丹藥問所從來曰自蓟門遽曰惜哉藥自朱克融境來雖驗何益即棄藥而逐道士入為刑部尚書俄拜邠寧節度使上言神策事宜詔屯營緩急悉受節度復為刑部尚書姑鞭婦至死府欲殺之公綽曰尊毆卑非鬬也且子在以妻而戮其母不順遂減論太和四年為河東節度歲惡樽節用度輟宴飲

衣食與士卒鈞回紇遣李暢驅馬萬匹來市待以至
意暢德之不妄馳獵陘北沙陁部勇武治廢柵十一
募兵三千留屯塞上妻母來者令夫人飲食問遺之
沙陀感恩悉力保障以病乞代授兵部尚書忽顧左
右召故吏韋長曰為我白宰相徐州專殺李聽親吏
非用高瑀不能安因瞑目不復語後二日卒年六十
八贈太子太保謚曰元公綽居喪毀慕三年不澡沐
事後母薛謹甚外兄薛宮早卒為育其女嫁之嘗曰

吾涖官未嘗以私喜怒加於人子孫其昌乎與錢徽蔣乂杜元穎薛存誠善取士如許康佐鄭朗盧簡辭崔璵夏侯孜李拭韋長皆知名顯貴云

柳公權字誠懸公綽弟也年十二工辭賦元和初擢進士第李聽鎮夏州表掌書記入奏拜右拾遺侍書學士再遷司封員外郎上問用筆法對曰心正則筆正筆正乃可法矣上改容悟其以筆諫也改右司郎中弘文館學士文宗復召侍書遷中書舍人充翰林書

詔學士嘗與六學士對便殿上稱漢文帝恭儉因舉袂曰此三澣矣學士皆賀獨公權無言上問之對曰人主當進賢退不肖納諫諍明賞罰服澣濯之衣此小節耳非有益治道者異日周墀同對論事不阿墀為惴恐公權益不奪上徐曰卿有諍臣風可屈居諫議大夫乃自舍人下遷仍為學士知制誥開成三年轉工部侍郎召問得失因言郭旼領邠寧而議者頗有臧否上疑之荅曰旼誠勲舊然人謂獻二女乃有

是除信乎上曰女自參承太后耳公權曰疑嫌間不可户曉因引王珪諫廬江王妃事是日命送女還旼家其忠益多類此遷學士承旨武宗立罷為右散騎常侍宰相崔珙引為集賢院學士知院事李德裕不悅左授太子詹事改賓客累封河東郡公復為常侍進至太子少師咸通初以太子太保致仕卒年八十八贈太子太師公權博貫經術於詩書左氏春秋國語莊周書尤邃每解一義必數十百言通音律而不

喜奏樂曰聞之令人驕怠公綽嘗曰家弟本志儒學

葢匪止以工書名也

柳仲郢字諭蒙公綽子工文著尚書二十四司箴為韓

愈咨賞元和末及進士第為校書郎牛僧孺辟武昌

幕府有父風矩僧孺歎曰非積習名教安及此邪入

為監察御史遷侍御史禁卒誣里人斫墓柏射殺之

中尉護免其死仲郢監罰執曰賊不死是亂典刑遂

獨召京兆杖之朝廷嘉其守會昌初累轉吏部郎中

詔減冗官條簡汰日損千二百五十員議者厭伏遷左諫議大夫武宗築望仙臺累諫諄切御史崔元藻按吳湘獄得罪仲郢切諫宰相李德裕不為嫌奏拜京兆尹置權量於東西市使貿易用之禁私製者北司吏入粟違約殺而尸之自是人無敢犯政號嚴明禁軍校劉詡毆其母不待奏即捕取之死杖下改右散騎常侍知吏部銓德裕頗抑進士科時以進士選無受惡官者又當調者持闕簿令自閱即擬唱吏無

能為姦宣宗初坐德裕厚善出為鄭州刺史節度使周墀髙其績及入相薦授河南尹召拜户部侍郎墀罷它宰相惡仲郢左遷秘書監數月復出河南尹以寛惠為政或言不類京兆時荅曰輦轂之下先彈壓郡邑之治本惠養烏可類乎擢劒南東川節度使大吏邊蕒簡挾勢肆貪因事殺之官下肅然居五年召為吏部侍郎俄改兵部領鹽鐵轉運使劉習以藥術進詔署鹽官仲郢言名分不正乃賜縑遣還大中十

二年辭疾以刑部尚書罷使轉户部封河東縣男為山南西道節度使貶雷州刺史尋以太子賓客分司東都起為虢州刺史以檢校尚書左僕射東都留守咸通五年為天平節度使卒於鎮仲郢方嚴尚氣義事親甚謹李德裕貶取其兄子從質為鹽鐵推官每私居内齋束帶正色服用簡素父子更九鎮五為京兆再為河南皆不奏瑞不度浮屠急於摘貪吏濟單弱每旱潦必貸匱蠲負里無逋家衣冠孤女不能自

歸者斥廩為婚嫁在朝非慶弔不至宰相第家書萬卷所藏必三本上者貯庫其副常所閱下者幼學焉仲郢嘗手抄六經司馬遷班固范曄史皆一鈔魏晉及南北朝史再又類所鈔它書凡三十篇號柳氏自備旁録仙佛書甚衆皆楷小精真無行字

柳珪字交元仲郢子大中中與璧繼擢進士皆秀整而文杜牧李商隱稱之杜悰鎮西川表幕府久乃至會悰徙歸其積俸珪不納悰舉故事為言卒辭之以藍

田尉直弘文館遷右拾遺仲郢請令就養詔可終衛

尉少卿

柳璧字寶玉仲郢子擢進士第馬植鎮汴州辟管書記

又從李瓚桂州規正其不法瓚不聽拂衣去尋軍亂

擢右補闕再轉屯田員外郎幸蜀授翰林學士累遷

右諫議大夫

柳玭仲郢子以明經補秘書正字由書判拔萃累轉左

補闕高湜再鎮昭義皆表為副擢刑部員外郎湜貶

三疏申理湜後得稾嗟歎以為其言雖自辯不加也出為嶺南節度副使廨中橋熟既食納直於官除起居郎黄巢入犇行在遷中書舍人御史中丞文德元年以吏部侍郎修國史拜御史大夫直清有父風昭宗欲倚以為相中官譖玭煩碎非廊廟器乃止坐事貶瀘州刺史卒光化初復官爵柳氏世閥玭常述家訓以戒子孫焉柳玭家誡朱子列於小學

山西通志卷一百三十